

淨土晨鐘

C40
4514
(68)

C40-45-14

了翁虛請大歲及有
家書於武宿紫雲山
我微於瑤院庶府中未
為學者不敢許出院內
當山三世鐵牛機謹誌



B 64853

淨土晨鐘

荆溪周克復重朗纂

男周

石穀城訂

吳郡陳濟生皇士叅

淨土策進

往生○以○往○爲○義○往○以○進○爲○功○進○則○西○方○彈○指○
可○到○退○則○隔○十○萬○億○刹○之○外○譬○之○駕○馬○朕○驥○
驥○不○鞭○箠○而○日○致○千○里○良○馬○顧○鞭○影○而○馳○其○
次○則○須○執○策○擬○其○後○矣○求○生○彼○土○者○無○悠○忽○
坐○進○之○理○亦○復○如○是○善○乎○蓮○大○師○曰○世○間○一○
技○一○藝○始○學○不○廢○其○難○因○置○不○學○則○終○無○成○

矣。故貴有決定不疑之心。雖復決定而優游遲緩。則亦不成。故其繼貴有精進勇猛之心。雖復精進或得少而足。或時久而疲。或遇順境而迷。或逢逆境而墮。則亦不成。故其終貴有常永貞固。誓不退轉之心。古云三昧不成。假令筋斷骨枯。終不休歇。又云道不過雪竇。不復登此山。如有心何事不辦。茲取前賢警切之語。著爲是編。多本蓮池者。樂其文義簡至。且言近而可徵也。以誓願策其始。以一心正念策其終。義備矣。志淨業者。其以是當。

繞朝之策。祖生之鞭。述策進第六。

策願力

問爲惡必墮三途。非資願力。則淨業正因。何以願爲。答曰。從善如登。爲惡如崩。安可例故。欲生淨土。樂見阿彌陀佛。必須發願。乃得往生。若無願心。善根沉沒。華嚴經云。不發大願。是爲魔事。欲成無上道。故須得願。波羅蜜。所以本師莊嚴樂邦。實惟四十八願。普賢亦以十大願王爲極樂先導。曰最後剎那。一切諸根悉皆退失。惟此願王。不相捨離。於一切時引導其前。一剎那間。卽得往生極樂世界。唐道昴法師志篤西。

方。一日見天衆繽紛。告徒云。兜率迎我。非本願也。吾志西方。何不果言訖。天樂倏隱。隨見西方。法音滿前。師乃坐化。夫時逼須臾。猶能却天宮而轉淨土。終遂所期。願力之神。不可思議如此。

竊見常人念佛者。多只爲福田故。眷屬故。病苦求痊。及承年故。保富貴安樂。子孫光顯故。往往香燭道塲。所陳祝願。回向之詞。皆是趨逐。凡緣與阿彌接引。本願甚背。縱使一生修習。不明大道。錯用功夫。何益。惟是發真正願。願見阿彌陀佛。願生清淨國土。願得親承授記。回入娑婆。廣度衆生。毫不求人。天福報如。

是發願時刻注向。雖不對佛陳白。而心意之中。欣樂不忘。方稱願力成就。方與佛願相應。臨命終時。必蒙接引。已上纂故鄉消息。

問誓願並稱其義何居。曰蓮大師云。期其志而必到者。願爲之先導也。堅其願而不退者。誓爲之後驅也。故疏稱誓爲願中勇烈意。吾願雖發。若無大誓。安克有終。蓮宗寶鑑引懺云。衆生無邊。誓願度。煩惱無盡。誓願斷。法門無量。誓願學。佛道無上。誓願成。此謂之四弘願。慈照集懺。恐人着事迷理。乃云。自性衆生。誓願度。自性煩惱。誓願斷。自性法門。誓願學。自性佛道。

誓願成此四句直明真理與後人開一門戶只要人自信自肯從這裏入頭悟自性彌陀達惟心淨土入諸佛境界

合纂

策勇猛精進

凡修淨土人灼狀是要敵他生死不是說了便休當念無常迅速時不待人須是把做一件事始得若半進半退似信似疑濟得甚事如何出離輪迴譬如百二十斤擔子到臨時自家擔荷得去方爲了事決不在會說會道廣化人緣上決不在有傳有授扭捏做作上決不在盛設道場多點香燭上若是信得及便

從今日去發大勇猛發大精進莫問會與不會見性不見性但執持一句南無阿彌陀佛如靠着一座須彌山相似搖撼不動專心一意或叅念觀念憶念十念或默念專念繫念禮念念茲在茲心念不空過念佛不離心日日時時不要放捨綿綿密密如雞抱卵常教暖氣相接卽是淨念相繼更加智照則知淨土卽是自心此乃上智人修進工夫如此把得定做得主靠得穩縱遇苦樂逆順境界現前只是念佛無一念變異心無一念退惰心無一念雜想心直至盡生永無別念決定要生西方極樂世界能如是用功則

歷劫無明生死業障自朕消殞塵勞習漏自朕淨盡
無餘親見彌陀不離本念功成行滿願力相資臨命
終時定生上品其或力量未充須隨力修習未能專
一亦要朝昏禮念家緣繁冗無忘十念稱名日用
心猛着精彩積功積行發願發心誓畢此生同登淨
域此乃真實了生死人也

蓮宗寶鑑

世網中人若是痛念無常用心真切者不問靜鬧閒
忙一任公私幹辦迎賓待客萬緣交擾八面應酬與
他念佛兩不相妨不見古人道朝也阿彌陀暮也阿
彌陀假饒忙似箭不離阿彌陀其有世緣重力量輕

者亦須忙裏偷閒鬧中取靜每日或念百聲千聲定
爲日課不容一日放過又有冗忙無頃刻暇者每日
晨朝十念積久功成亦不虛棄念佛外或念經禮佛
懺悔發願種種作福隨力修諸善行以助之凡一毫
之善皆須回向西方如此用力決定往生亦且增高
品位

淨土或問

世人修行淨業勿得言我今忙迫且待閒暇我今貧
乏且待富足我今少壯且待暮年若已分定常忙分
定貧乏分定夭折卽於淨業無緣耶忽爾喪亡雖悔
何及是故卽今安健努力修之

寂室

一生之中。以淳淨心。堅固諦信。至誠禮誦。悔過發願。吾知此人。若身若心。則與彌陀氣類交接。智論云。如風吹樹。斜勢西傾。及其倒時。必當西倒。習善得生。亦復如是。

檀菴法師有嚴

世人念佛不真切。只是把生死二字。看得輕忽。一生忙忙碌碌。將性命撒在虛空。與已全無干涉。卽或當場嗟嘆。片時毛骨悚然。過後仍前醉夢屠赤水云。世智紛紛。名利場中。伶俐識神。擾擾死生路上。糊塗哀哉。誰曉四大不堅。無常甚速。三途八難最苦。肯去要緊真切念佛。百中希有一二也。昔一僧探俗友。勸以

生死事大。急宜念佛。友謝以三頭未了。僧問故友曰。親樞未舉。男婚女嫁未畢。僧別不久。友忽亡。僧往作詩曰。吾友名爲張祖留。勸伊念佛說三頭。可怪閻公無分曉。三頭未了便來勾。此言雖淺。大可醒俗。吾願世人各宜奮發精力。一下斬斷輪迴。信得這句佛。卽勇往直前念去。只此一念。是破黑暗之明燈。是渡苦海之大船。是脫生死之良方。是由三界之徑路。併其或驗或不驗。或悟或不悟。一切都不計較。但持一句佛號在心。無事也念。有事也念。安樂也念。病苦也念。生也念。死也念。如此認真。事無不濟。

蘇州承天寺頭陀懷林爲冥使所追期七日當往急詣真如禪師求救師令發願修塔晝夜勤念金剛經中當知此處卽爲是塔二句至七日冥使入室拘之金塔光耀目不能開而去頭陀得不死拽鍊苦募終此勝事克復輯金剛持驗至此疎狀曰懷林發功德大願諷上乘妙法七日便能跳出生死異矣今觀淨土法門一日七日至一念十念決定往生不更異乎乃今人一生念佛不免輪迴又何以故要知如來教人念佛正攝百千萬禱念於一念一念猛勵自狀證佛還思今人念佛時一串素珠中意起意滅不知多

少更端則其念佛亦只口中喃喃心上並不知有佛在此彼手之於口口之於心尚未合一安望凡人與佛能合而爲一耶念佛不能絕去禪心純一精進至無間地欲逃生死往生上品斷無此理已上附纂

策攝心悟心

凡歷涉緣務而內心不忘於佛及憶淨土譬如世人切事繫心雖經歷語言去來坐臥種種作務而不妨密憶前事宛然念佛之心亦應如是或者失念數數攝還久久成性任運常憶慈雲懺主

古云雜念是病念佛是藥念佛正治雜念而不能治

者因念不親切也。雜念起時卽用心加功念佛字字句句精一不二。雜念自息矣。
端坐念佛恐心難攝不若經行。
問：猿方着鎖旋卽昏沉惺惺策發隨復散亂云何降伏答：寂寂治散亂散去則生昏沉惺惺治昏沉昏去則生散亂止觀雙持昏散皆退今只須精明念佛念無二念曰精念而返照曰明精卽止明卽觀一念佛而止觀備矣。

參禪人只守一則公案如叅念佛是誰不得又叅萬法歸一一歸何處等若透一則餘盡透矣若自覺已

透於別則公案還有不盡透處卽是向所守公案還非真透未免涉情識也。

行住坐臥四威儀中皆可用心而坐時爲勝狀始學者先須行多坐少若貪坐則昏不能退無事有事皆可用心而無事爲勝先於靜處做後於動處鍊。

凡夫放心初學攝心後乃得心攝心非止一法功高易進念佛爲先想起時不須別作除滅但舉阿彌陀佛四字盡力挨拶便是攝心工夫忽然悟去名曰得心今見六祖道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便將神秀時時勤拂拭之句藐視如一莖草不知時時拂拭正

學。者。今。日。事。也。已上蓮池遺稿

策三種念佛成佛

或問今見世人念佛者多。生西方成佛者少。何也。答其說有三。一者。口雖念佛。心中不善。以此不得往生。不知既是念佛。便要依佛所說。積德修福。孝順父母。忠事君王。兄弟相愛。夫婦相敬。至誠信實。柔和忍耐。公平正直。陰陽方便。慈憫一切。不殺生命。不凌辱下人。不欺壓小民。但有不好心起。着力念佛。定要念退。這不好心。如此纔是念佛的人。定得成佛。二者。口雖念佛。心中胡思亂想。以此不得往生。念佛之時。按定

心猿意馬。字字分明。心心照管。如親在西方。面對彌陀。不敢散亂。如此纔是念佛的人。定得成佛。三者。口雖念佛。心中只願求生富貴。或說我等凡夫。料西方無分。只圖來世不失人身。此則不合佛心。以此不得往生。不知天宮福盡。也要墮落人間。富貴能有幾時。若說是凡夫。西方無分。則聖賢都是凡夫。做安知你不生西方也。便可發廣大心。立堅固志。誓願往生。見佛聞法。得無上果。廣度衆生。如此纔是念佛的人。定得成佛。

蓮池

策出家人一心正念

先民有言。禹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我今衰殘。奚啻惜分。一彈指頃。毋雜用心。母雜用心者。謂本叅正念外。纔起一念雜想。卽便掃除。攝歸正念。不可時刻延捱。今略開七事。眞爲生死出家。直欲一生了辦。務力守之。時時自警。

一不得畜資財。造房屋。買田地。置一切精緻好物。卽經像等。傳自太古。出自名家。皆勿留戀。一心正念。

二不得作種種非緊要福緣事。姑俟他日。大事已明。作之未晚。今且權置。萬行門。一心正念。

三不得於好色好味等起貪愛心。於好言贊譽我者起貪愛心。

不得於惡色惡味等起嗔惱心。於惡言譏毀我者。罵辱我者。種種拂逆我者。起嗔惱心。乃至過去未來事。或順或違。皆悉屏絕。堅壁固守。一心正念。

四不得吟作詩文。書寫真草題帖。對聯修飾尺牘。泛覽外書。議論他人得失長短。乃至教憑臆見。而高心著述。禪未悟澈。而妄意拈評。緘口結舌。一心正念。

五不得交結親朋。應赴請召。遊山翫景。雜語閒談。凡種種世諦中事。除理所當爲。決不可已者。餘悉休罷。一心正念。

六不得貪著放逸。恣縱睡眠。大事未明。捍勞忍苦。一心正念。

七不得與世人競才競能。爭名爭勢。

未得言得。未證言證。誑稱知識。妄自尊高。惟應執卑。守愚終身。居學地而自鍛鍊。常精常進。一心正念。蓮池。

自警

此蓮師現身說法語也。借自警以警人。句句嘔心。言言針頂。謂是彼說自家話。與我輩無與可乎。覽此而不悚。易慮者。必非真學道人。

我出家後。到處叅訪。時徧融師門庭。大振予至京師。叩之。膝行再請。師曰。可守本分。不得去。貪名逐利。亦不得去。攀緣。只要因果分明。一心念佛。子受教出。同行者大笑。謂此數言。誰說不出。千里遠來。只道有甚高妙處。予曰。不昧。此正是他好處。吾輩企慕遠來。他却。不說玄說妙。凌駕衆人。只將自家體認過。切近精。

實工夫。叮嚀開示。正是真實禪和。不可輕也。我至今着實遵守。

今人念佛。不肯真切加功。只是不曾深思諦信。不要說不信淨土。只如世尊說人命在呼吸間。這一句。於義理非有難解。你們眼裏親見耳裏親聞。經過許多。榜樣。如今要你信得這句。早是不能勾也。你若真實信得這句。則念佛法門。不必要我費力。千叮萬囑。爾自如水赴壑。萬牛不能挽矣。卽如前日津送亡僧時。你們覩此榜樣。當愀然不樂。痛相警策。曰。大眾。我與你。但今日送某僧。明日送某僧。不知不覺。輪到自身。

此時悔恨無及。須疾忙念佛。時刻不要放過。方好。我見你們口裏也說可惜。及乎過後。依狀言笑自如。只是不信人命在呼吸間也。

予見新學少年。纔把一句佛。頓在心頭。閑思妄想。越覺騰沸。便謂念佛工夫。不能攝心。不知汝無量劫來。生死根由。何能卽斷。且萬念紛飛之際。正是做工夫時節。旋收旋散。旋散旋收。久後純熟。自朕妄念不起。且汝之能覺妄念重者。虧這句佛。如不念佛時。瀾翻潮湧。剎那不停者。自己豈能覺乎。

念佛有默持。有高聲持。有金剛持。高聲覺太費力。默

念又易昏沉。只是綿綿密密。聲在唇齒之間。乃謂金剛持。又不可執定。或覺費力。不妨默持。或覺昏沉。不妨高聲。今念佛者。只是手打魚子。隨口叫喊。所以不得利益。須句句出口入耳。聲聲喚醒自心。如一人濃睡。一人喚云某人。彼卽醒矣。所以念佛最能攝心。幼時尚不知念佛。見隣家一老嫗。每日課佛數千。問爲何如此。彼云。先夫往時念佛。去得甚好。故我如此念。先夫去時。並無他病。只與人一請。而別出家人奈何不念佛。蓮池警衆

策在家人一心正念

末書云。世累所羈。不能一洗凡俗。狀世未足稱累也。世間法。如人倫庶物。一一與道非礙。所貴任理隨緣。無心順應而已。登第日。發大誓願。必不以富貴利達。負其所學。期如古昔名臣。是謂濟世。必不以富貴利達。迷失正念。務了明此一段大事因緣。是謂出世。子貢問一言終身。夫子以恕答之。今日戒之一字。銘以終身。罄無不盡。以攝心。卽是戒。故若向心地法門中念得便。一切具足。尚何論戒之持與不持。如其不朕。須一一依教奉行。經云。攝心爲戒。因戒生定。因定發慧。戒之時義大矣哉。佛戒至密。殺戒微及蜎蠕。極

之纔有忿嫉。卽殺戒。不淨眼取色耳取聲。卽盜戒。不淨隔壁聞釵釧聲。卽姪戒。不淨至是則身心俱斷。事理雙盡矣。處世緣中持戒。豈能一一與剎染者例論。惟貴於心學。大頭腦處著力。一旦脫朕悟去。則咳唾掉臂。無不是清淨毘尼矣。但不可未得謂得。而發狂解。便道飲酒食肉。不礙菩提。行盜行姪。無妨般若。墮落魔羅境界耳。果能時時反照。刻刻提撕。向本參念佛話頭上做工夫。則不惟日後有發明。在卽目前。便自得。力日用有主宰。不隨物轉。縱居聲色名利之場。妻子眷屬。日夕相接。不妨與世推移。混俗和光。自狀

淨土願
出污泥而不染。是謂塵中大解脫門也。所稱宜世不染世。益人復益已者。豈外是哉。
人之處世。遇順境者。其情愉以安。遇逆境者。其情憂以危。狀而順未足爲幸。逆未足爲不幸也。溺於意之所便。則出世之心不生。戚戚乎不得志。狀後厭身世之桎梏。而求出世。是故萬苦交於前。但以正智觀察。苦從何生。從身生。身從何生。從業生。業從何生。從惑生。因惑造業。因業成身。因身受苦。但能破惑。一切空寂。問所以破惑之方。只須就本叅話頭上。理會念佛的是。誰捉破此疑。諸惑皆破。思之毋忽。

攝心用觀。坐立想像等。俱隨人無定。但常觀無間。非塵緣未了者所能爲。雖不能常觀。亦是工夫。毋用爲慮。又塵緣中。觀法難成。不如直以學業家業得暇之時。即便默持名號。只貴字字分明。句句親切。心則自攝。若久之不退。三昧成就。卽此是觀。

法門無量。要在明心。明心要門。無如念佛。讀作之暇。或心煩時。靜坐念佛。甚有利益。一念在佛。雜念退休。心空境寂。妙當何如。願無易而忽之。已上遺稿。

策老者病者一心正念

佛言人命無常。促於呼吸。少年亦爾。何況老乎。我今

殷勤來相警策。當觀此身。目暗耳聾。髮白面皺。背偃腰曲。骨痛筋攣。步履龍鍾。精神昏塞。譬如夕陽西照。光景須臾。衰草迎秋。凋零頃刻。此身不久。前路茫茫。未知所往。誠如已事已辦。非愚所量。其或不朕。何不猛省無常。戰兢惕勵。諦思淨土。決志往生。放下萬緣。一心念佛。老堂警策

佛言人命無常。促於呼吸。平人亦爾。何況病乎。我今殷勤來相警策。當觀此身。四大不調。百骸欲散。飲食漸減。醫藥無靈。便利床敷。呻吟枕席。譬諸魚遊釜內。倏忽焦糜。燈在風前。刹那熄滅。此身不久。前路茫茫。

未知所往。誠如已事已辦。非愚所量。其或不朕。何不猛省無常。戰兢惕勵。諦思淨土。決志往生。放下萬緣。一心念佛。病堂警策

七十古希。百年能幾。今此暮景。正宜放開懷抱。看破世間。宛如一場戲劇。何有真實。但以一聲阿彌陀佛。消遣光陰。但以西方極樂。爲我家舍。我今念佛。日後當生西方。何幸如之。發大歡喜。莫生煩惱。倘遇不如意事。即便撥轉心頭。這一聲佛。急急提念。却回光返照。我是阿彌陀佛。世界中人。奈何與世人一般見識。回嗔作喜。一心念佛。此是智慧中人大安樂大解脫。

法門也。

病從身生。身從業生。業從心生。心空則業空。業空則身空。身且空。病安從生。願空其心。卽大忤意事。亦付之如夢如幻。如泡如影。怡然坦坦。不以介意。但回光內照。一心正念。一心正念者。但置一聲佛於清淨心中。也。若是不惟却病。而道從此入矣。

無業而病。病屬先業。現生償此。併多生之業償之矣。所謂重報輕受者也。世事以疾而廢。因廢世事。得修道業。又所謂因禍而得福者也。應生歡喜。而勿煩惱。惟將身外事。并此身四肢百骸盡情放下。使空無一。

物。若不可歇者。權且歇下。待後處之。妄想熾不能制。當念佛數聲。壓伏之。世間榮華富貴。不過片時間事。厄難苦惱。亦不過片時間事。倏忽便無。且萬般皆屬前緣。非人力所能奈何也。盡情放下一心念佛。蓮池遺稿無常迅速。老少無別。年少猶處未定之天。妄與長壽。

若老年人。定狀光景無多矣。須把身世事處分了。當任他大限。朝到暮到。撒手便行。無所繫累。此晚景大要緊處。修淨土人。尤不可忽。每見人到屬續時。都有幾件做不完的。勾當。能於每日到上床時。都有丟得下的意思。方好。但已事不辦。說丟得下也難。

世人以病爲苦而先德云病者衆生之良藥何也蓋有形之身不能無病值無病時嬉怡放逸誰爲覺悟者惟病苦逼身上乘人從此悟四大非實人命無常倍堅道念其次亦萬念灰冷良心孤露從前所作善惡歷歷現前不容欺昧急切回頭朕則病誠悔悟之一機而修進之一助也朕無根器人病至而怨尤病甚而惶懼及病去而復縱恣妄行以自愉快邪迷不返雖虛扁其如之何故因病受益者并有根器人不能合纂

淨土勸終

起信而下淨土資糧具矣循是而往順水揚帆樂邦如在目前何疑於終而更煩飭不知欲辦大事弊緊尤在臨時一着從前悠忽到此延捱不得從前迷着到此糊塗不得從前浮華到此假借不得從前岐路到此徘徊不得只方寸間靈明用事醒則立現蓮臺昧則六道三塗有分淨穢頃刻異路危哉危哉究竟把握要訣不外一心正念四字此際如挽弓到將滿時分外難開須加意審固前手激

後手絕箭方中的。又如泛海。憑指南車。不誤方所。將抵彼岸。急宜仔細收帆。把舵霎時差失。依舊被狂颶吹去。飄蕩大洋中。將何底止。宋儒謂平旦工夫。正於此處用得着。卽是此意。雖狀適百里者宿春糧。千里者三月聚糧。況十萬億刹之極樂國乎。不像辦於平生。而欲襲取於俄頃。未審舍皇呼吸時。能具諸葛觀魚安石圍碁手段了。大敵否。語云。定計於蚤。恐阿彌陀經。非世人急就章也。如泥惡人十念往生之語。不妨放寬眼下。恐經文理固

可信。亦是如來萬不得已垂手之苦言。非便以西方作此輩護身符也。且人情莫不好勝而惡劣。獨於此事。甘以下下自許。亦殊可憫。或問一段叫醒頑愚。痛快無兩。故以殿飭終之後。而預飭未終者。述飭終第七。

飭臨終往生正念

知歸子問曰。世事之大。莫越生死。一息不來。便屬後世。一念差錯。便墮輪迴。蒙開誨念佛往生之法。其理甚明。又恐病來死至時。心識散亂。或他人感動正念。忘失淨因。望重示歸徑之方。師曰。善哉。問也。凡人命

終欲生淨土。須先準備。不得怕死。常念此身多苦。惡業交纏。若得捨此穢身。超生淨土。見佛聞法。受無量快樂。得大解脫。乃是稱意之事。如脫弊衣。得換珍服。但當放下身心。莫生戀著。遇有病時。便念無常。一心待死。叮囑家人。及往來問候人。凡來我前。爲我念佛。不得說眼前閑雜話。家中長短事。亦不須輒語安慰。祝願安樂。此皆虛華無益。若病重將終。親屬不得垂淚哭泣。發嗟歎懊惱之聲。惑亂心神。失其正念。但一時同聲念佛。待氣盡。方可發哀。纔有絲毫戀世間心。便成罣礙。不得解脫。若得明曉淨土之人。頻來策勵。

極爲大幸。依此者。決定超生無疑也。問求醫服藥。還可用否。答曰。醫藥初不相妨。狀藥能醫病。不能醫命。命若盡時。藥奈之何。若殺物命。爲藥以求身安。此則不可。又問求神祈福如何。答曰。人命長短。生時已定。何假鬼神延之耶。若迷惑信邪。殺害衆生。祭祀邀福。但增罪結冤。俱無所濟。切宜戒之。又問平生未念佛人。還用得否。答曰。此法僧人俗人。未念佛人。用之皆得往生。余多見世人。平常念佛禮拜。求生西方。及至臨病。却又怕死。都不說著往生解脫之事。直待氣消命盡。識投冥界。方始十念鳴鐘。恰如賊去關門。濟何

清土最錄
事也。死門事大。須是自家做主。自家著力。若一念差錯。歷劫劇苦。誰人相代。思之思之。若無事時。當以此法精進受持。是爲臨終大事。善導和尚
心本不生。緣合而生。心本不死。緣散而死。似有生。死。原無去來。於斯會得。生順死安。常寂常照。世人畏死者。以未悟本來無生故也。本自無生。焉得有死。何畏之有。朕無生未易卒悟。惟當專誠念佛。久久念至一心不亂。必得開悟。就令不悟。而一生念力。臨終自知死去。必生淨土。則如流落他鄉。得歸故里。阿彌陀佛。垂手接引往生。歡喜無量。何畏之有。

念不堅。却言我今念佛。而有病苦。反謗阿彌。只此一念。徑入地獄一關也。或平日口談淨土。心戀娑婆。不種出世善根。惟求俗緣利益。臨終遭病。怖死貪生。妄信師巫。殺戮生命。祈禱神鬼。緣此心邪。無佛攝護。流浪三途二關也。向持齋戒。或因服藥。或被勸逼。破戒用葷。此人無決定信。喪失善根。三關也。臨終時。繫念家財。愛戀眷屬。心放不下。失却正念。致墮鬼趣。或托生蟲獸。守護家庭。宛如存日。四關也。故楊提刑言。愛不重。不生娑婆。念不一。不生淨土。誠哉是言。修淨業者。要於平時考究。平時打點。臨期不昧。全身放下。念

念彌陀。但能堅此一念。便可碎彼四關。纂蓮宗寶鑑

飭十念往生

問衆生從無始造業。云何臨終十念。卽得往生。答曰。衆生無始以來。善惡業種。多少強弱。孰從知之。但能臨終遇善知識。十念成就者。皆是宿善業強。若惡業多者。善知識尚不可逢。何論十念成就。又汝以無始以來惡業爲重。臨終十念爲輕者。今以道理三種較量。一者。在心。二者。在緣。三者。在決定。在心者。造罪時。從自心虛妄顛倒。生念佛心。從善知識聞說阿彌陀佛。真實功德名號。生一虛一實。豈得相比。譬千年闇。

尊恙至是。宜以所欲言事。盡底書付令郎。令胸中都無牽掛。一心正念。心目內照。四字佛名。歷歷明明。無間無斷。從其今日去。亦可明日去。亦可設或不去。活到一百二十歲。亦可此爲要緊話。朋友平生相交。正在此處。他皆小事。不暇及也。切勿貪生怕死。而誤大事。蓮池遺稿

飭臨終三疑四關

慈照宗主。淨土十門告誡云。念佛人臨終。三疑四關。不可不慎。三疑者。一疑我生業重。修行日淺。恐不得生。二疑有心願未了。及貪瞋癡未息。恐不得生。三疑。

我雖念彌陀臨命終時。恐佛不來迎接。有此三疑。因
疑成障。失其正念。不得往生。故旣念佛。切要諦信佛。
經明旨。經云。念阿彌陀佛一聲。滅八十億劫生死重
罪。上而一心不亂。下至十念成功。苟能心心不昧。念
念無差。則疑情永斷。決定往生。今以三說消彼三疑。
一曰。業本虛妄。心淨卽空。業重不必疑也。二曰。情同
夢幻。醒歸何有。自肯息機。貪嗔隨斷。不必疑也。三曰。
功專念切。自心佛現。佛不來不必疑也。
四關者。凡夫雖有信心。念佛或宿業障重。不免病苦。
若因此悔悟身心。投誠皈佛。自生淨土。無智之人。道

室日光暫至。積闇頓除。在緣者。造罪時從虛妄癡闇。
心緣虛妄境界。顛倒生念。佛心從聞佛清淨真實功。
德名號。緣無上菩提心生。一真一偽。豈得相比。譬人
被毒箭中。傷肌破骨。一聞滅除藥鼓。卽箭出毒除。在
決定者。造罪時以有間心。有後心。念佛時以無間心。
無後心。遂卽捨命。善心猛利。是以卽生。譬如十圍之
索。千夫不制。童子揮劍。須臾兩分。又如千年積柴。以
一豆火。焚少時卽盡。又如人一生以來。修十善業。應
得生天。臨終之時。起一念決定邪見。卽墮阿鼻地獄。
惡業虛妄。以猛利故。尚能排一生之善業。令墮惡道。

淨土願錄

何況臨終猛心念佛真實無間之善業不能排無始惡業得生淨土無有是處

智者十疑論

問既云七日臨終十念俄頃何得往生答正以一心故如智論中說又自力他力故如那先中說智論云雖時頃少心力猛利是最後心名爲大心當知卽是一心不亂故那先經云如持大石置於船上因得不沒惡人念佛不墮泥犁而得生亦如是則已之心力佛之願力交相成也

疏鈔

飭父母往生

人子事親察其往生時至預以父母平生衆善聚爲

一疏時時讀之令親生歡喜又請父母坐臥西向念彌陀設像接引如臨極樂捨壽之頃更須用意無以哀泣亂其正志同聲念佛助之西行俾親得生淨土受諸快樂不亦善乎平生孝養正在此時寄語孝子順孫無忘此事

勸孝文

飭眷屬往生

大道無情冤親平等朕凡夫愛戀眷屬語以平等似未相應不知情愛未忘者惟有修習淨業共結西方伴侶與情歸忘情愛同忘愛不壞凡夫心相亦且普度往生固未嘗不平等也以視夫濱危之際揮涕訣

別待潰之軀。罄貲厚殮者。其愛之大小何如。明眼人自當有辨。纂故鄉消息

華嚴賢首品曰。又放光明名見佛。此光覺悟將沒者。令隨意念見如來。命終得生其淨國。見有臨終勸念佛。又示尊像令瞻敬。俾於佛所深歸仰。是故得成此光明。凡遇眷屬及一切人臨終。先於寢室榻前置一立佛像。向東病者向西。與佛相對。看病者燒香散花。鳴磬。助稱佛名。或病者先不信念佛。亦須種種方便。勸令稱佛。若有病症遺穢。隨卽除之。亦無有罪。以佛心慈悲。但冀歸誠。別無憎惡。無盡燈

飭護病者

修淨業人。臨終如障重昏憤。策勵非易。則看病之人。關係不小。是當預爲籌畫。至於終時。惹瞋惹戀。誤亡者。人他道。尤可懼也。雜譬喻經言。阿耆達王立佛塔寺。功德巍巍。臨終侍人持扇墮王面上。令王瞋恚。卽受蛇身。沙門爲說經。聞法生天。故臨終侍人不可不護病者心也。纂丁蓮侶

飭自念佛度冤親

薦亡功果。不如生前自作功果。所謂十念。乃生前自念佛。非身後請人念也。經云。身後人爲作功果。七分

得一生前自作者。得千百倍報。故念佛者。使人不如求已。若有罪惡念佛。恐難往生。但起見佛得道。還度一切冤親之心。則無不生。或問人平生爲惡。殘害衆生。若臨死念佛。亦生淨土。衆生冤讎。何時可解。答曰。生淨土得道之後。皆度脫一切冤親。豈不勝冤冤相報。彼此無出期者乎。纂龍舒文

飭臨終請衆念佛

人於康健時。宜請衆念佛。懺罪解冤。况當疾革。能勇猛發心。請久修淨業人。大作佛事。以助西往。尤爲要着。寶珠集載。集維那臨終。以餘資兩次請衆念佛。得

生淨土。因思道。貳法師對明皇云。佛力法力。三賢十聖。亦不能測。但當信而行之。觀此又爲修淨土人。標一赤幟矣。纂樂邦文類

飭未終思終念佛

或問一生造惡。臨終念佛。帶業往生。狀則我於生前。且做世事。直待臨終。狀後念佛可乎。答曰。所謂逆惡。凡夫臨終念佛者。乃是宿有善根。福德因緣。方遇知識。方得念佛。此等僥倖。萬中無一。豈不見羣疑論云。世間有十種人。臨終不得念佛。一者善友未遇。二者業苦纏身。三者中風失語。四者狂亂失心。五者或遭

水火六者遭遇虎狼七者臨終惡友八者昏迷致死
九者軍陣戰鬪十者高巖傷命如此十種尋常有之
或宿緣所招或現業所報忽爾現前不容迴避便須
隨業受報向三途八難中受苦受罪直饒你無此惡
緣只是生病自死亦未免風刀解體四大分離痛苦
逼迫忙怖張惶念佛不得了也更饒你無病而死又
或世緣未了世念未休貪生怕死擾亂胸懷若是俗
人兼以家私未明後事未辦妻啼子哭百種憂煎念
佛不得了也更饒你未死以前只有些少病痛在身
忍疼忍苦叫喚呻吟問藥求醫禱祈懺悔禱念紛飛

念佛不得了也更饒你未病以前只是年紀老大衰
相現前困頓龍鐘愁嘆憂惱只向個衰老身上左右
安排念佛不得了也更饒你未死以前正是少壯正
好念佛之時稍或狂心未歇俗務相關東攀西緣胡
思亂想業識茫茫念佛不得了也更饒你清閒自在
有志修行稍於世相之中照不破放不下把不定坐
不斷忽狀些子境界現前一個主人隨他顛倒念佛
不得了也試看老病之時少壯清閒之日稍有一事
在心早是念佛不得况待臨終時哉何况你更道且
做世事且世事如夢如幻如影如響那一件有實效

清二金
那。一。件。替。得。生。死。縱。你。廣。造。伽。藍。多。增。常。住。將。謂。多。
做。好。事。却。犯。了。如。來。不。體。道。本。廣。造。伽。藍。等。戒。詎。知。
有。爲。之。功。多。諸。過。咎。天。堂。未。就。地。獄。先。成。生。死。未。明。
皆。爲。苦。本。眼。光。落。地。受。苦。之。時。方。知。平。生。所。作。盡。是。
枷。上。添。枷。鎖。上。添。鎖。失。却。人。身。萬。劫。難。復。鐵。漢。聞。之。
也。須。淚。落。祖。師。如。此。苦。口。勸。人。曾。許。你。且。做。事。業。直。
待。臨。終。方。念。佛。耶。又。不。見。死。心。禪。師。云。世。間。人。財。寶。
如。山。妻。妾。滿。前。日。夜。歡。樂。他。豈。不。要。長。生。在。世。爭。奈。
前。程。有。限。暗。裏。相。催。符。到。奉。行。不。容。遲。住。且。據。諸。人。
眼。見。耳。聞。強。壯。後。生。死。却。多。少。世。人。多。云。等。待。老。來。

方。暇。念。佛。不。知。黃。泉。路。上。不。論。老。少。能。有。幾。人。待。得。
到。老。耶。古。云。莫。待。老。來。方。念。佛。孤。墳。多。是。少。年。人。又。
云。自。從。早。年。索。妻。養。兒。經。營。家。計。受。盡。萬。千。辛。苦。忽。
狀。三。寸。氣。斷。未。免。一。旦。皆。休。若。是。孝。順。兒。孫。猶。能。記。
憶。爹。娘。若。是。不。肖。子。父。母。方。死。骨。頭。未。冷。作。撻。財。產。
恣。意。爲。樂。以。此。較。之。着。甚。麼。要。緊。作。千。年。調。兒。孫。自。
有。兒。孫。福。莫。與。兒。孫。作。馬。牛。古。德。如。此。苦。口。勸。人。曾。
許。你。且。做。事。業。待。臨。終。方。念。佛。耶。當。思。人。生。在。世。能。
有。幾。時。趁。未。病。未。老。之。前。抖。擻。身。心。撥。開。世。事。得。一。
日。光。陰。念。一。日。彌。陀。得。一。時。工。夫。修。一。時。淨。業。由。他。

淨土正辨
臨○命○終○時○好○死○惡○死○我○之○盤○纏○預○辦○了○也○我○之○前○程○
穩○穩○當○當○了○也○若○不○如○此○後○悔○難○追○思○之○思○之○
土或問天如淨

淨土正辨

蓮宗之旨古今闡析已備理事兼融淺深具足所慮聰明才俊之徒盛氣未易卒降往往駕言玄解支離百出厥病有三一偏執已見二錯會意旨三隨人脚跟是名小慧而實大愚自誤誤人莫斯爲甚夫醍醐毒藥共是一味正知見是爲醍醐邪僻解便爲毒藥入口無及明眼宜先蓮師曰淨土之教專一心而向往歷三界以橫超悟心外之無土則一真湛而萬法泯誰是西方了土外之無心則七

寶飾而九蓮開何妨本寂。狀上根卽事契理。固諦信不回。下士有聞斯從。亦無因起惑。惟不上不下。位屈中流。乃欲從欲違志。無定向。由是十疑通於智者。或問啓於則公。天鼓諄諄。婆心戀戀。豈曰多言。言所不容已也。而復晷沉膏。繼病劇藥。增後是二書。能無再述。夫辨之不可以已也。如是述正辨第八。

辨生淨土救衆生爲易行道

問諸佛菩薩以大悲爲業。祇應願生三界。於五濁三塗中。救度衆生。何求生淨土。專爲自利。則是無大慈。

悲障。菩提道。答曰。菩薩有二種。一者久修行菩薩道。得無生忍者。實當斯責。二者未得已。還及初發心。凡夫。凡夫菩薩者。須常不離佛。忍力成就。方堪處三界內。於惡世中。救苦衆生。何以故。惡世界煩惱。疆自無忍力。心隨境轉。聲色所縛。自墮三塗焉。能救衆生。假令得生人中。聖道難得。或因持戒修福。得作國王大臣。富貴自在。縱遇善知識。不肯信用。貪迷放逸。乘此惡業。入三塗。經無量劫。從地獄出。受貧賤身。如此輪迴。至於今日。人人皆如是。此名難行道也。故維摩經云。自疾不能救。安能救諸疾人。智度論云。譬如二人。

各有親眷爲水所溺。一人情急直入水救。爲無方便。力故彼此俱沒。一人有方便。往取船筏。乘之救接。悉脫水溺之難。新發意菩薩。亦復如是。未得忍力。常須近佛。得無生忍已。方能救衆生。如得船者。又論云。譬如嬰兒。不得離母。又如烏子。依樹附枝。不能遠去。翅翮成就。方能飛空。無礙。凡夫無力。唯專念阿彌陀佛。使成三昧。以業成故。臨終斂念。得生決定。不疑見彌陀佛。證無生忍已。還來三界生死國中。乘無生忍。船廣施佛事。遊戲自在。教化地獄。救苦衆生。以是因緣。求生淨土。故十住婆沙論。名易行道也。天台智者

辨見性悟道勿輕淨土

問見性悟道。便超生死。何用繫念彼佛。求生他方。答曰。真修行人。應自審察。如人飲水。冷暖自知。諸仁者。觀自己行解。見性悟道。受如來記。紹祖師位。能如馬鳴龍樹。否得無礙。辨才。證法華三昧。能如天台智者。否宗說。肯通行解兼修。能如忠國師。否此諸大士。皆明垂言教。深勸往生。蓋是自利利他。豈肯悞人自悞。况大雄讚嘆。金口叮嚀。希從昔賢。恭稟佛敕。定不謬悞也。仍往生傳所載。古今事跡。顯著非一。宜勤觀覽。以自照知。又當自忖。臨終時。生死去住。定得自在。否

自無始來惡業障重。定不現前。此報身定脫輪迴。否。
三塗惡道中行。出沒自由。定無苦惱。否。天上人間十。
方世界。隨意寄託。定無障礙。否。若了了自信得及。何。
善如之。若其未也。莫以一時貢高。却致永劫沉淪。自。
失。善利將復。尤誰嗚呼哀哉。何嗟及矣。永明壽禪師

辨不修淨土五惑

夫以念爲念。以生爲生者。常見之所失也。以無念爲。
無念。以無生爲無生者。邪見之所惑也。念而無念。生。
而無生者。第一義諦也。是以實際理地。不受一塵。則。
上無諸佛可念。下無淨土可生。佛事門中。不捨一法。

則總攝諸根。有念佛三昧。還源要術。示往生一門。所。
以終日念佛。而不垂於無念。厭欣往生。而不垂於無。
生。故能凡聖各住自位。而感應道交。東西不相往來。
而神遷淨域。此不可得而致詰也。夫如來世尊。雖分。
折攝二門。現居淨穢兩土。狀本聖之意。非以娑婆國。
土直爲可厭。極樂世界直爲可忻。蓋以初心入道。忍。
力未淳。須託淨緣。以爲增上。淺信之人。橫生疑謫。切。
嘗論之。此方之人。無不厭俗舍之煩喧。慕蘭若之寂。
靜。故有捨家出家。則殷勤讚歎。而娑婆衆苦。何止煩。
喧。極樂優游。遠勝蘭若。知出家爲美。而不願往生。其。

惑一也。萬里辛勤，遠求知識者，蓋以發明大事，決擇生死，而彌陀世尊色心業勝願力弘深，一演圓音，無不明契。願叅知識，而不欲見佛，其惑二也。叢林廣衆，皆樂棲遲，少衆道場，不欲依附，而極樂世界一生補處，其數甚多，諸善人俱會一處，旣欲親近叢林，而不慕清淨海衆，其惑三也。此方之人，上壽不過百歲，而童癡老耄，疾病相仍，昏沉睡眠，常居大半，菩薩猶昏隔陰，聲聞尚昧出胎，則尺璧寸陰，十喪其九，而未登不退，可謂寒心。西方之人，壽命無量，一托蓮苞，更無死苦，便獲阿惟越致佛階，決定可期，流轉娑婆，促

景而不知淨土長年，其惑四也。若乃位居不退，果證無生，在欲無欲，居塵不塵，方能運同體慈悲和光，五濁其有淺聞單慧，便謂高超十地，耽戀娑婆，詆訶淨土，宛狀流浪，接武泥犁，不知自是何人，擬此大權菩薩，其惑五也。故經云：應當發願，願生彼國。長蘆廣禪師

辨禪淨同歸勿空談理性而廢事相

或問淨土之說，蓋表法耳，智人宜直悟禪宗，今只讚說淨土，將無執着事相，不明理性歟？答：歸元性無二，方便有多門，曉得此意，禪宗淨土殊途同歸。昔人於此，遞互闡揚，如中峰大師云：禪者淨土之禪，淨土者

淨土長鏡
禪之淨土而修之者必貴一門深入此數語尤萬世
不易之定論也故大勢至菩薩得念佛三昧而曰以
念佛心入無生忍普賢菩薩入華嚴不思議解脫而
曰願命終時生安樂刹是二大士一侍娑婆教主一
侍安養導師宜應各立門戶而乃圓融兩不相礙此
皆人所習聞那得尚執偏見且爾云淨土表法者豈
不以淨心卽是淨土豈復更有七寶世界則亦將謂
善心卽是天堂豈復更有夜摩忉利惡心卽是地獄
豈復更有刀劍鑊湯愚癡心卽是畜生豈復更有披
毛帶角等耶又爾喜談理性厭說事相汝若真實理

性洞明便知事外無理相外無性何須定要捨事求
理離相覓性況土分四種汝謂只有寂光真土更無
實報方便同居等耶若一向說無相話以圖玄妙則
心爲淨土之說初學看得兩本經論便能言之何足
爲難且汝旣心淨土淨隨處淨土吾試問汝還肯卽
廁溷中作住止否還肯就犬豕同槽飲噉否還肯入
丘塚與腐骸同睡眠否還肯洗摩飼哺伽摩羅疾膿
血臭穢諸惡疾人積月累年否於數者歡喜安隱略
不介意許汝說高山平地總西方其或外爲忍勉內
起疑嫌則是淨穢之境未空憎愛之情尚在乃開口

高談大聖人。過量境界。撥無佛國。蔑視往生。誠欺天。誑人。甘心自昧者矣。又汝若有大力量。有大誓願。願於生死海中。頭出頭沒。行菩薩行。更無畏怯。則淨土之生。吾不汝強。如或慮此土境風浩大。作主不得。慮諸佛出世難值。修學無由。慮忍力未固。不能於三界險處度脫。衆生慮盡此報身。未能永斷生死。不受後有慮。後有既在捨身受身前路茫茫。未知攸往。則棄淨土而不生。其失非細。此淨土法門。似淺而深。似近而遠。難而實易。易而復難。但當諦信。速宜謹言。毋自禍禍人。貽苦報於無窮也。

蓮池師淨土疑辨

辨念佛有益叅禪

古謂叅禪不礙念佛。念佛不礙叅禪。如圓照本真歇了。永明壽黃龍新慈受深諸師。皆禪門宗匠。而留心淨土。不礙其禪。故知叅禪人。雖念念究自本心。不妨發願往生極樂。所以者何。叅禪雖得悟。尙未能如諸佛住常寂光。又未能如阿羅漢不受後有。則盡此報身。必有生處。與其生人世而親近明師。孰若生蓮花而親近彌陀之爲勝乎。狀則念佛不惟不礙叅禪。實有益於叅禪也。

辨禪宗淨土遲速

一僧專修念佛法門。一僧以禪自負。謂之曰。念佛必待生西方。狀後得悟。叅禪者現生便得悟去。遲速較狀矣。僧莫能決。舉以問予。予曰。根有利鈍。力有勤惰。存乎其人。則彼此互爲遲速。未可是此而非彼也。如二人同趨寶所。一乘馬。一乘船。同日起程。而到之遲速。未可定也。語其遲。念佛有累劫蓮花始開。叅禪亦有多生勤苦。不能見性者矣。語其速。叅禪有當下了悟。不歷僧祇。獲法身。念佛亦有見性打澈。臨終上品生者矣。古云。如人涉遠。以到爲期。不取途中強分難易。

辨得悟正宜往生

或問禪者曰。但悟自佛卽已。何必外求他佛。而願往生。予謂此實最上開示。但執之亦能有悞。請以喻明。假使有人。顙悟同於顏子。百有千里之外。有聖人如夫子者。倡道於其間。七十子三千賢。相與周旋焉。汝聞其名往。而見之未必不更有益處。而自恃顙悟。拒。不覲謁。可乎。雖狀得悟。不願往生。敢保老兄未悟在何者。天如有言。汝但未悟。若悟則汝淨土之生。萬牛不能挽矣。至哉言乎。

辨心境非二淨土不可言無

有謂唯心淨土。無復十萬億剎外。更有極樂淨土。此
唯心之說。原出經語。真實非謬。但引而據之者。錯會
其旨。夫卽心卽境。終無心外之境。卽境卽心。亦無境
外之心。旣境全是心。何須定執心而斥境。撥境言心。
未爲達心者矣。或曰。凡臨終所見淨土。皆是自心。故
無淨土。不思古今往生者。其臨終聖衆來迎。與天樂
異香等。惟彼獨見。可云自心。而一時大衆悉見之。有
聞天樂。隱隱西去者。有異香在室。多日不散者。是得
謂無淨土乎。圓照禪師。人見其標名蓮品。豈得他人
之心。作圓照之心乎。又試問汝臨終。地獄相現者。非
心乎。曰。心也。其人墮地獄乎。曰。墮也。夫心現地獄者。
旣墮實有之地獄。心現淨土者。不生實有之淨土乎。
寧說有如須彌。莫說無如芥子。戒之戒之。

辨淨土專志西方

有謂吾非不信淨土。亦非薄淨土而不往。但東方有
佛。吾東往。西方有佛。吾西往。天堂地獄。但有佛處。吾
則隨往。非必專求西方之極樂世界也。此說甚高玄。
朕不可以訓。非初發菩提心者所能也。經云。譬如弱
羽。止可纏枝。世尊示韋提希十六觀法。必先之落日。
懸鼓。以定志。西方而古德有坐臥不忘西向者。豈不

淨土真經
知隨方皆有佛國耶。大解脫人。任意所之。如其不狀。
恪遵佛教。已上纂蓮池竹窓

辨念佛修觀非執着取相

或謂求生淨土。念佛修觀。皆是執着取相。非超越之
法。夫佛言不着相者。蓋令不着我人衆生壽者。不住
所修法相。遣蕩人法二執。卽達人法二空。何嘗以繫
念進修爲着相乎。若謂修念佛三昧者。定非着相者
所能幾。以佛身無相。無可着耶。夫般若真空。原爲修
六度人。令不住相。若六度不修。般若焉用。眞學道者。
達修無修了念無念。終日修而未始修。終日念而未

嘗念。故經云。無我人衆生壽者。修一切善法。則得阿
耨菩提。是知了達之士。原未嘗不修善法也。觀經義疏

辨念佛不可輕視

世人稍利根。便輕視念佛。謂是愚夫愚婦勾當。彼徒
見愚夫愚婦。口誦佛名。心遊千里。而不知此等是各
讀佛。非念佛也。念從心。心思憶而不忘。故名曰念。試
以儒喻。儒者念念思憶孔子。其去孔子不亦庶幾乎。
今念念思憶五欲。不以爲非。而反以念佛爲非。噫。似
此一生空過。何如作愚夫愚婦耶。惜乎智可能也。愚
不可能也。

辨參究念佛

洪永間有空谷天奇毒峰三大老共論念佛。天毒二師俱教人看念佛是誰。唯空谷謂只直念去。亦有悟日。此二各隨機宜皆是也。而空谷但言直念亦可。不曰參究爲非也。疑者謂參究主於見性。單持乃切往生。欲廢參究而事單持。言經中止云。執持名號。曾無參究之說。此論亦甚有理。依而行之。決定往生。但欲存此廢彼。則不可。蓋念佛人見性正上品上生事。而反憂其不生耶。故疏鈔兩存而待擇。請無疑焉。已上蓮池竹窓

辨念佛融通宗教

問人若一日以至七日。或匝月經年。翹勤勇猛。一心不亂矣。後爲他師所奪。令入宗教二門。雖兩俱無成。猶不離佛門也。臨終時佛肯收之否。歟。答。卽念卽佛。則念佛何非宗。析空而念藏也。體空而念通也。次第而念別也。一心而念圓也。則念佛何非教。一舉雙得。誰謂無成。前通後融。不名爲奪。如是往生。固無疑矣。祇恐自生分別心。挂二途。愆由已生。非佛法咎。

辨念佛心性身名

問觀經言觀佛心者。大悲悲是。世人若能放生戒殺。

仁民愛物。以至九種衆生。皆滅度之。而不作滅度想。遂與法藏之心契矣。且又不違釋迦觀心之訓。奈何取觀身與稱名之麓迹。而反以佛心爲助緣耶。答念佛有二。一者念佛心性。二者念佛身名。念心性者。見真佛也。不妨觀光明相好之佛。於西方念身名者。見應佛也。亦能觀自性天真之佛。於象外本迹雙舉。理事同原。心性良非助緣。身名豈云麓迹。今五部六冊之徒。藉口無爲。撥空因果。障人禮像。嗤彼稱名。古德有言。人人丹霞。方可劈佛。個個百丈。始可道無。其或未狀入地獄如箭射。

辨理事非二心

問。慈雲開理一心。事一心。夫一心窮理。一心作事。是二心互起。奚云不亂。答。智一也。而明權實。非裂智以成雙。心一也。而說妄真。不破心而爲二。觀有理事。亦何礙焉。譬之鏡像。別而不離。水月分而不斷。就事而思其理。理在事中。從理而推其事。事非理外。何待兩處起念。故理事者。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辨宜繁宜簡

問。法藏十念。釋迦七日。從約也。至遠公與式公。而六時。而懺儀備也。士攢眉去焉。夫使七日十念。佛語非

誰何爲。又若是不憚煩。而峻淨國。以拒人耶。答。大聖化人善權。自非一種宜繁者。爲說繁。宜簡者。爲說簡。七日十念。非言易以驕人。百倍之精專。七日勝乎一生。十念超乎萬念也。六時禮懺。非言難以阻人。宿習之濃厚。少時則刮磨未盡。有間則三昧難成也。龍舒日禮千拜。永明晝夜萬聲。攢眉而去。吾末如之何也。已。已上蓮池淨土問。

辨往生早暮功決不虛

世有一生念佛。未是一心念佛。必不得生。若果真實用心。而未純一。雖今世不生。亦植生因。必於來世成。

就三昧而得生。慎毋藉口曰。某某念佛。徒勞無功。遂誦聖教。爲不足信。疏鈔

辨一念往生

問。一念十念。往生淨土。何者爲正。曰。但一念往生。住不退地。此爲正也。如佛說。誦佛毀經。五逆四重。皆一念惡業成。墮無間獄。猶如箭射。今念佛生淨土。亦一念善業成。卽登極樂。猶如屈臂。前一念五陰滅。後一念五陰生。如蠟印印泥。印壞文成。尚不須兩念。豈必至十念哉。又如經云。愛酪沙彌。生一念愛心。後生酪中作蟲。斯皆一念。非十念也。至觀經十念。蓋爲遘疾。

淨土晨鐘
凡羸力微心劣故須十稱彌陀以助其念若心盛不
昧一念生焉亦猶栽植絲髮其茂百圍也 寶王論

辨念力重大

疑念力輕微者衆生愚昧信有形之行業大不信無
形之念力尤大何以故念力是行業根一切事業非
念不成如人造罪無心造者重得輕報有心造者反
是以念力重故如人無記分流俗鄙事耳提面囑亦
復不記若心慧者種種難記之事一入耳根終身不
忘以念力堅故蘇子瞻曰佛以大圓覺充滿十方界
我以顛倒想出沒生死中云何以一念得往生淨土

我造無始業本從一念生既從一念生還從一念滅
生滅滅盡處則我與佛同淨土決云人之念頭所係
最急如水之必赴海如火之必炎上如利刃之必傷
如毒藥之必殺無空過者念佛之念亦復如是如姪
男子姪念堅故化爲猛獸延燒神廟又如月光童子
觀想水故弟子開屋惟見清水又如僧清辨與外道
論議外道堅執已見忽化爲石清辨書問於石上明
日往視亦有答辭久之忽自破碎而吼聲於空中是
等皆已念力堅猛無因變化云何念佛而佛不現當
知念力是一切法中之王

辨業性本空

一疑結習濃厚者。凡夫但知業力。不知業性空。故若衆生業性實者。盡虛空界。無容受處。如黑雲障空。風至則滅。若雲實者。吹亦不去。虛空喻性。黑雲喻業。念佛喻風。又業性卽是法性。力用至大。以結使故。神力不現。如烏芻瑟摩聞空王佛。說多姪人成猛火聚。却後徧觀四肢百骸。諸冷煖氣。神光內凝。化多姪心。成智慧火。夫同一熱惱。方其姪成大火聚。及其離成大寶燄。若姪性實者。云何是中而得三昧。是故迷成卽入胎獄。念成卽入蓮胞。已上西方合論

辨心量廣大淨土非遠

問往生之說。其心現。故惟心所生。但今學者不能曉了此旨。疑極樂遠隔十萬億國。恐難得到。答曰。生則決定生。去則實不去。真如佛性。本自無生。因緣和合。生卽無生。說了許多心外無土。土外無心。到這裏猶道不曉。此無他。只是妄認自心在色心之內。方寸之間。不知自家心量。原自廣大。讚佛偈云。心包太虛。量周沙界。夫十方虛空。無量無邊。心量都能包攝。恒沙世界。無量無數。我心一一周徧。如此看來。十萬億國在我心中。其實甚近。何遠之有。命終生時。生我心中。

其實甚易。何難之有。不見十疑論云。十萬億刹。爲對凡夫肉眼。生死心量說耳。但使衆生淨土業成者。臨終在定之心。卽是淨土受生之心。動念卽是生淨土時。經云。一彈指頃。卽得往生。又云。屈伸臂頃。自信錄云。十萬億刹。頃刻至者。心本妙故。此等重重喻說。皆言其生在自己廣大心中。甚近而甚易者也。天如或問

辨自心佛現

如來本願功德力故。令彼有緣衆生。修集功德。則生心。感現佛身來迎。不是諸佛實遣化身而來接引。但是衆生有緣時。機正合。能令自心見佛來迎。則佛身

湛狀常寂。無有去來。衆生識心。託佛本願功德勝力。自心變化。有來有去。是知淨業純熟。自覩佛身。惡果將成。心現地獄。如福德勝者。執礫成金。業貧之人。變金成礫。轉變是我金礫。何關修字函第七卷

辨不往而往無生而生

以生於自心。故不往而往。名爲往生。如華嚴解脫長者說。華嚴重重法界。不出一心。楞嚴十方虛空。皆汝心內。是知極樂之生生乎自心。心無界限。則無西無東。去至何所。狀其易。穢而淨。脫舊而新。離一得一。似有所往。名之爲往。豈從此向彼。如世間經城過邑之

往耶。解脫所說者。入法界品解脫長者言。彼諸如來
不來至此。我不往彼。若欲願見安樂世界阿彌陀佛。
隨意卽見。旣云隨意。則不越一念而生彼國。故狀其
得生。名之往生。實無所往。不往而往。不妨說往。究極
而言。非但無往。亦復無生。不生而生。不妨說生。疏鈔

辨欣厭取捨

若據平等法門。非垢非淨。則欣厭無地。折攝何施。但
今生死。凡夫迷心逐境。頭出頭沒。無從出離。而復遮
其欣厭。欲令直悟自心。是猶田蛙井鮒。不與之水。而
反責以冲霄。祇益沉淪於事何濟。於是無苦樂中示

苦。示樂。苦以折伏。樂以攝受。折則激其頭迷。而令起
厭離。攝則惕其懈怠。而俾生欣樂。狀後久在泥塗。始
嫌污穢。乍聞淨土。深起願求。此大火聚。彼清涼地。炎
燒衆生。不得不避。此而趨彼。方便度生。法自應爾。生
彼國已。見佛聞法。得無生忍。方悟此心本來平等。

論云。菩薩未得無生法忍。不能度生。須求生淨土。得
無生忍已。方克有濟。故初心菩薩。必先捨此苦處。生
彼樂處。據此則捨苦者。正欲拔衆生之苦。取樂者。正
欲與衆生以樂也。圭峰釋圓覺種種取捨。皆是輪迴。
大梅亦云。捨垢取淨。是生死業。此等語。非不極致。但

得旨則號醍醐。失意則成毒藥。充類至盡。何但捨婆
婆垢。取極樂淨。爲取捨也。縱謂我土惟心。而捨境取
心。亦取捨也。縱謂我無取捨。而捨此有取捨。取彼無
取捨。亦取捨也。亦輪迴生死業也。寧知理隨事變。則
無取捨處。取捨宛然。事得理融。則正取捨時。了無取
捨。故菩薩示苦樂境。開取捨門。權實雙行。理事無礙。
故若水評圭峰疏。謂欣厭取捨。雖謂迷真起妄。亦能
順教成功。但知全修卽性。則欣厭本空。况安養一門。
諸佛共讚。往來法界。彌顯唯心。託彼勝緣。速登寶覺。
實生物歸棲之正路。至聖汲引之妙權也。疏鈔

辨不信佛論

世人不信佛者。輒云西方諸佛。古今何人親炙。其容
親聞其誨。何所據而云狀。不過彼氏創爲釋教。著作
經文。互相標榜。贊嘆愚夫婦。從而惑之。信之奉之。傳
於後世。化已大行。具有知識者。亦漸爲其所眩。由其
善惡禍福因果輪迴之說。能中人之隱。遂自天子達
於庶人。其間雖英君哲士。亦莫敢不信之奉之。而西
竺于城。從此永固矣。據佛入中國始。有丈六金人之
夢。夫夢屬幻境。何足信也。又有佛髮佛牙佛骨之迎。
夫髮牙與骨爲朽物。何足信也。佛誠威靈不測。胡不

現身說法。俾疑者信。者耳目焉。豈非一大快事。乃止。
以髮牙骨爲教化。所被令人何所別。其真僞且形長。
丈六髮長丈二。何怪誕而不經宜。爲儒者所斥矣。况
佛不能逃生死外。而同歸寂滅。安在其爲佛也。朕則
佞佛者。又果何所蒙其福也。世之謗佛毀佛者。心口
牢不可破。約略如此。克復請從而辨之。四大部洲。西
方有阿彌釋迦。猶東土有大聖先師也。佛統其徒。億
萬闡化。西方猶先師率其弟子三千。敷教南土也。億
萬之徒。親炙佛容。親聞佛誨。猶三千弟子親炙師容。
親聞師誨也。佛創立釋教。著作經文。古今莫不信之。

奉之猶先師。創立儒教。著作論語。古今莫不信之。奉
之也。如以不見佛而不信。應亦不見先師而不信矣。
後人不能見前人。前人不及見後人。譬如陰能矚陽。
陽不能矚陰。彼以佛爲不見而不足信。則赫赫上帝。
明明百神。亦將以不見而不足信。與一切善惡禍福。
因果輪迴之旨。易稱積善餘慶。不善餘殃。足決因果。
精氣爲物。遊魂爲變。足證輪迴考之三聖。叅之百世。
寧有殊耶。乃若道本諸身。無徵不信。動物唯誠。化神
莫測。夫佛寧假威權法術。故能以慈悲願力。沁人肺
腑。攝人魂魄。致古今至尊至賤。至聖至愚。罔不皈依。

淨土真經
如是。豈謗毀佛者之聰明才德。獨駕軼於先哲。各流而率臆。矯誣肆無忌憚。多見其僻。且謬耳。唐宋韓歐。闢佛。大抵以佛產夷狄中。國當擯之。考迦毘羅國。實居南瞻正中。我國處其東北。則佛土在西。舜生東夷。文生西夷。皆以方隅遠濶言之。儒者欲擯佛。當先擯舜文矣。中庸贊至誠聲名洋溢中國。施及蠻貊。詎蠻貊必爲中國所擯耶。諸佛演法西方。三界相通。人天互印。其生其滅。俱有瑞應。昭昭流傳。中國兆於千載以前。佛卽產於夷。何傷。今佛現在淨土。必欲入穢土而救衆生。夫亦愈知佛能化穢穢。何能涅槃佛也。又指

其教爲邪說。誣民生死止此聚散之氣。何有三世因果。緣抑知識神歷劫生死。死生轉如轆轤。四生十二緣。未證真如。誰能超此惡濁。矧人有色身。有真身。色身無不壞之理。惟色身脫而真身現。此之謂了却生死。先師曰。未知生焉知死。又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復何疑於佛。又指其教爲無父無君。佛經首四十二章。其十章云。凡人事天地鬼神。不如孝其二親。儒者言孝。不過曰事親如事天。佛言孝直尊之。天地鬼神之上。而謂之無父可乎。其三十六章云。六情旣具。生中國難。旣奉佛道。值有道之君。難何其愛中國而重明君。

也。而謂之無君可乎。又指佛法乘中國氣虛而入彼
老氏尼父。並生於衰周。豈亦乘氣虛而起耶。又指佛
經竊取老莊餘瀋。佛成道在無量劫前。著經三藏十
二部。流傳茲土者。猶大海之一勺。自漢唐摩騰玄奘
等所譯大乘皇皇如日月經天。烏可與老莊並視哉。
至以佛髮佛牙佛骨爲朽物。稽昔明王至聖。皆有冠
履之藏。青烏家異人。往往有埋爪髮之冢。豈非愛其
身者。及其髮爪尊其道者。及其冠履。況天人導師如
佛。而中外供奉其髮與牙與骨。何足異也。若以丈六
丈二而怪之。無論馭世初生。每多奇形如獸。就孟子

所載湯九尺。文王十尺。使今人見此。不幾盡斥以爲
怪。與更視夢爲幻境。議論繁興。漢明莫逃罪首之誅。
狀則史書良弼之夢飛熊之夢。兩楹之夢盡不可信。
耶夢爲想。因思極通神。安知生非大夢。夢非大覺也。
唐宜之云。余幼時。父母望我成名。夢筆墨。稍長。懷利
濟民物心。夢事業。今老矣。無夢可做。乃揣心念佛。一
意西馳。夢去隨處見佛。到處是淨土。世以夢爲幻者。
是猶見死者回生。述冥中事。縷縷詎直不信。以爲狀。
且肆斥以爲妄也。汨滅善根。自悞悞人。當入地獄如
箭。迨夫人入地獄。備經痛苦。亦何能述。以告人間有

托夢訴其妻若子者。其妻若子。夢中見之。聞之。不覺大慟。而寤寤後。亦必以爲幻。而不信矣。噫。可嘆也。可悲也。彼韓之齊名有柳。歐之高弟有蘇。乃大鑑碑銘具見西來大意。長公禪喜播揚震旦宗風。他若司馬溫公富鄭公。品望頗出韓歐。悉推篤信。能仁卽韓悅大顛。歐悅祖印。未嘗不深相契合。讀昌黎著作。旣以爲無因果。又以爲有冥道。其祭十二郎文。死而有知。無知悲與不悲之論。抑何於生死大事游移莫定。若此。宋范鎮不信佛法。謂子瞻曰。鎮生平所未見者。終不肯信。子瞻笑曰。恐未必厭。設公有病。延醫視脉。醫

按陰陽虛實而投藥。公亦豈能自見其脉而信之也哉。克復陋識蕪言。何足重輕。如來演說諸經。具在取而誦之。非金口所親宣。卽慈容之面白。苦口婆心。任毀任謗。孔子作春秋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辨不信佛。應作如是觀。

周子辨不信佛論。竟有友人進而告曰。儒者闢佛由孟子詎楊墨。孟子詎楊墨。由孔子攻異端。子亦儒家者流。奚爲而指其僻且謬耶。余曰。否否。孟子詎楊墨。謂楊墨之道不熄。孔子之道不著。是孟子詎楊墨。非詎佛也。孔子攻異端。非攻佛也。楊氏爲我拔一毛而

利天下不爲。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抑思萬物皆備於我。舍成已何由成物。舍成物何以成已。楊墨執一不通。非孟子深惡而力辨之。斥爲邪說誣民罪以無父無君。其釀禍古今寧直害已害人而已。斯誠大道之異端。孟子烏得而不詎之也哉。今取釋道自利利他之言。參儒道成已成物之旨。有異乎無異乎。但儒道主經世釋道主出世。古今治平天下之大法。非儒道不可。凡人解悟生死之大事。非釋道不可。方從事乎經濟而盡謀出世固不可。終淪胥乎業緣而竟忘出世亦不可。經世而力排從佛者。懼人主

惟苦空是尚而不修治平之大法。不得不如是出世。而力辨毀佛者。憂凡人爲情欲所汨而不了生死之大事。亦不得不如是友聞余言已。憬然從坐起曰。子豈好辨哉。今而後不特儒教釋教不必分爲異同。併可作三教合一論矣。

附王載生佛法入中國考

三教之興。鼎峙咸賴。老氏與尼父並生中國。獨佛誕於西方。遂目爲夷教。併坐漢明之罪而不知考核之未詳也。據范曄後漢書西域傳。明帝夢見金人長大。頂有光明。以問羣臣。或對曰。西方有佛。形長丈六。黃

金色。帝因遣使天竺問佛道法於中國。圖其形像焉。涑水通鑑。明帝初感金人入夢。遣博士蔡愔等十八人奉使天竺。訪迦葉摩騰竺法蘭二僧。得經四十二章。及佛真像。歸經藏之蘭臺石室。像繪之清涼顯節陵。又立白馬寺。是爲佛入中國之始。汪克寬考異註。帝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遣使求得其書。大抵以無爲爲宗。貴慈悲不殺。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所行善惡。悉有報應。永平間奏有周書異紀。紀釋迦佛生。周昭王甲寅二十六年四月八日生時。江河泛溢。大地皆動。五色光貫太微。太史蘇由卜曰。乾之九

五飛龍在天。是君王之位。西方生大聖人也。王懼其入中國。由曰。後一千年。聲教流被此土。王命刻石爲紀。埋之南郊。佛滅度於周穆王五十二年二月十五夜。滅時乾坤震動。有虹十二道貫日經天。太史扈多占曰。西方聖人入滅之象。又漢書成帝元狩中將軍霍去病討匈奴殺休屠王。獲其祭天金人。帝列於甘泉宮。金人手長丈餘。不設祭祀。燈香禮拜而已。又哀帝明壽元年。博士景慮受大月氏王口傳浮圖經。秦始皇時西域沙門室利房至長安。帝囚之夜有金人破獄而出。又列子載周穆王時有西方聖人至。王爲

列中天之臺。又載孔子答太宰蕩曰。西方有大聖人。不言而民化。不動而民不亂。爲五帝三王之所不及。是皆在白馬未入中國以前。歷歷可考。由此觀之。佛法入中國。在漢明之世。中國之知有佛。則不始漢明。其所從來久矣。

淨土了俗

娑婆之爲俗也苦矣。知俗苦則當厭。知俗外有極樂。則當欣。欣知苦知樂。非大了了人。不能。衆生永劫帶來無明種子。酣迷沉夢。何日得了。須別起雙眉。一睨看破自身。一眼看破世間。自朕求生淨土。如呼之必吸。刻不容待矣。懷則師曰。凡言觀心觀佛。皆屬妄境。意在妄。卽真。不須破妄。朕後顯真。朕心佛之妄。不須破。而世俗之妄。不可不破。以破世妄。淨土方顯。故淨土顯而真心得。而真佛現。朕後

可○言○生○死○自○如○遊○戲○三○界○可○言○卽○妄○卽○真○可○
言○心○外○無○土○至○此○則○一○了○百○了○也○或○問○繙○門○
非○俗○矣○復○何○事○了○曰○出○家○有○出○家○之○俗○故○非○
斷○盡○無○明○俗○正○未○易○了○也○問○俗○如○何○了○曰○如○
亂○絲○不○可○理○抽○刀○立○斷○故○問○人○踞○堂○上○方○得○
盡○見○堂○下○今○人○人○身○固○俗○中○何○能○了○俗○曰○解○
虎○項○金○鈴○還○是○繫○鈴○人○故○述○了○俗○第○九○

了色身之妄

只○這○色○身○誰○信○身○爲○苦○本○盡○貪○世○樂○不○知○樂○是○苦○因○
浮○生○易○度○豈○是○久○居○幻○質○非○堅○總○歸○磨○滅○自○未○入○胞○

胎○之○日○寧○有○這○男○女○之○形○只○緣○地○水○火○風○假○合○而○成○
不○免○生○老○病○死○彫○殘○之○苦○上○無○絲○線○可○掛○下○沒○根○株○
所○生○虛○浮○如○水○上○泡○須○臾○不○久○危○脆○似○草○頭○露○條○忽○
便○無○長○年○者○不○過○六○七○十○以○皆○亡○短○命○者○大○都○三○二○
十○而○早○夭○又○有○今○日○不○知○來○日○事○又○有○上○牀○別○了○下○
牀○時○幾○多○一○息○不○來○便○覺○千○秋○永○別○雪○峰○頌○一○盞○孤○
脫○了○鞵○和○鞋○三○魂○七○魄○夢○歎○此○身○無○有○是○處○奈○誰○人○
中○去○未○委○明○朝○來○不○來○歎○此○身○無○有○是○處○奈○誰○人○
不○被○他○瞞○筋○纏○七○尺○骨○頭○皮○裏○一○包○肉○塊○九○孔○常○流○
不○淨○六○根○恣○逞○無○明○髮○毛○爪○齒○聚○若○堆○塵○涕○淚○津○液○
汚○如○行○廁○裏○面○盡○蛆○蟲○聚○會○外○頭○招○蚊○虱○交○攢○沾○一○

災一疾皆死得人更大熱大寒催人易老眼被色牽
歸餓鬼耳隨聲去入阿鼻口頭喫盡味千般死後只
添油幾滴長魁詩云紅紅白白莫相瞞無位真人赤肉團敗壞不如猪狗相只今便作死屍看
此身無可愛惜諸人當願出離如何迷昧底尚逞風
流矇董漢猶生顛倒或有骷髏頭上簪花簪草或有
臭皮囊畔帶麝帶香羅衣罩了膿血囊錦被遮却屎
屎桶用盡奸心百計將謂住世萬年不知頭痛眼花
閻羅王接人來到那更贅斑齒損無常鬼寄信相尋
個個戀色貪財盡是失人身捷徑日日飲酒食肉無
非種地獄深根眼前圖快活一時身後受苦辛萬劫

淨土文皮包血肉骨纏筋顛倒凡夫認作身到死始知非是我從前金玉竹他人一旦命根

絕處四大風刀割時外則脚手牽抽內則肝腸痛裂
縱使妻兒相惜無計留君假饒骨肉滿前有誰替汝
古頌父母恩深終有別夫妻義重也分離人情似鳥同林宿大限來時各自飛生底只得悲
啼痛切死者不免神識奔馳前途不見光明舉眼全
無伴侶過奈河岸見之無不悲傷入鬼門關到者盡
皆悽慘世上纔經七日陰間押見十王曹官抱案沒
人情獄卒持叉無笑面平生作善者送歸天道僊道
人道在日造惡者押入湯塗火塗刀塗鑊湯沸若崖
崩劒樹勢如山聳灌銅汁而偏身肉爛吞鐵丸而滿

口煙生。遭剉磕。則血肉淋漓。入寒冰。則皮膚凍裂。身
碎業風吹。再活。命終羅刹喝。重生。人間歷盡百春秋。
獄內方爲一晝夜。延光集。鑊湯。鑪炭。誼幽壤。劍樹刀
山。聳太清。受罪要終。八萬劫。獄卒
牛頭。始魂魄雖歸鬼界。身屍猶臥棺中。或隔三朝五
朝。或當六月七月。腐爛則出。蟲出血。臭穢則熏。地熏
天。胖脹不堪觀。醜惡真可怕。催促付一堆野火。斷送
埋萬里荒山。昔時耍俏紅顏。翻成灰燼。今日荒涼白
骨。變作泥堆。寒山頌。胭脂畫面。嬌于樣。龍麝熏衣。俏
百般。今日。風流都不見。綠楊芳草。鬪體
寒。從前恩愛。到此成空。自昔英雄。如今何在。淚雨灑
時空。寂寂悲風動。處冷颼颼。夜闌而鬼哭神號。歲久

而鷗餐雀啄。荒草畔。漫留碑石。綠楊中空。掛紙錢。下
梢頭。難免如斯。到這裏。怎生不醒。寒山云。雀啄鴉餐
鴈體乾。日前試問。傍觀
者。自把形骸仔細看。大家具。眼休更埋頭。翻身跳
出迷津。彈指裂開愛網。休向鬼窟裏作活計。要知肉
團上有真人。是男是女。總堪修。若智若愚。皆有分。但
請迴光返照。便知本體元無。若未能學道。參禪也。且
勤持齋念佛。捨惡歸善。改往修來。移六賊爲六神通。
離八苦得八自在。便好替天行化。不妨代佛接人。對
衆爲大衆宣揚。歸家爲一家解說。使處處齊知覺悟。
教人人盡免沉淪。上助諸佛轉法輪。下拔衆生離苦

海佛言不信何言可信人道不修他道難修莫教一日換了皮縱有千佛難救汝火急進步時不待人各請直下承當莫使此生空過寒山云百骸潰散離塵得此時通線路骷髏著地幾人知此文

乃師子峰如如顏丙勸修淨業文

田園屋宅非着人物也。夫妻子女非着人物也。金銀財帛非着人物也。其着人者乃臭肉枯骨之堆垛耳。有此堆垛引起認堆垛之妄念無端便生執着便道臭肉是我枯骨是我妻孥是我眷屬田宅金帛是我財產嗟乎世人何癡愚一至此也。若是明心達性的人識得世間總沒要緊把我此身形撇在西風頭裏。

處處着個罷字何等了當。所以道無着無着一味好藥。臭肉枯骨何用商略。西方有佛國名極樂念念不忘。從今相約骨肉散時恰用得着。無着

人身有真假世人多不知人之本性含裹十方遍周沙界謂之毘盧法身。人人有此但爲情塵所迷形骸所障不曾證得此法身者真身也。如七尺皮囊乃地水火風四大假合而成。偶聚便爲身形變壞卽歸虛幻。謂之色身乃假身也。迷人不知本性真身而認此四大假身爲真如百千澄清大海水不認而認海中一浮漚泡沫以爲海也。於是因此假身造種種罪業。

宮室求高廣。以居此身。衣服求羅綺。以華此身。飲食求珍美。以飽此身。車馬求輕肥。以逸此身。聲色求美麗。以娛此身。於是人我分焉。貪愆嗔喜。是非榮辱。生焉。一生無限罪業。悉從此起。一旦變壞。彼四大悉歸烏有。而罪業乃識神承當。如此執迷不悟。枉受輪迴。誠爲可憫。道人悟其爲假。暫時寄寓。粗活百年。不求稱意。不爲彼而造罪。假者既悟。則真者現。前山河大地。全露法身。不執淨溷。便見大海丈六金身。尚屬如來劣應。由旬億萬。方是盧舍那身。知此而後。可以觀阿彌陀佛。高六十萬億那由他。恒河沙由旬之金色。

身知此而益知淨土之當修矣。

身有真像。已上合纂。

想右脚大指腫爛。流惡水。漸爛至脛。至膝。至腰。左脚亦如此。爛盡。唯有白骨。次歷歷觀看白骨。分明盡見。靜心觀看良久。乃思觀白骨者。是誰。白骨是誰。是知身體與我。常爲二物矣。又漸漸離白骨觀看。先離一丈。以至五丈十丈。乃至百千丈。是知白骨與我不相干也。常作此想。則我與形骸。本爲二物。我暫住於形骸中。豈可謂此形骸終久不壞。而我常住其中。如此便可齊死生矣。況我去此。則往淨土乎。日日作此想。更別有所得。如人飲水。冷熱自知。不假於言傳也。

死齊生

天人禮枯骨。偈云。汝是前生我。我今天眼開。寶衣隨念至。玉食自朕來。謝汝昔勤苦。令吾今快哉。散花時再拜。人世莫驚猜。又餓鬼鞭死屍。偈云。因這臭皮囊。波波劫劫忙。只知貪快樂。不肯暫迴光。白業鎔銖少。黃泉歲月長。直須痛棒打。此恨粹難忘。此言化俗。則可以爲誠。朕則不可。何則。人神託於形骸之中。所以用形骸者。皆神耳。故爲天人者。前世善用形骸者也。爲餓鬼者。前世不善用形骸者也。其得其失。皆在當時。及其受報而禮之。鞭之。亦何益。用形骸得失已上龍舒文

了世染之妄

圓覺謂輪迴以愛欲爲根本。而此愛欲百計制之。莫可除滅。雖不淨觀。正彼對治。而博地凡夫。障重染深。祇見其淨。不見其不淨。觀法精微。鮮克成就。朕則如之何。經云。欲生於汝。意。意以思想生。今觀此想。復從何生。研之究之。又研究之不已。老鼠入牛角。當必有倒斷處。輪迴根本

昔佛行田間。見遺橐在地。指之曰。毒蛇言已徑去。有耕夫荷鋤往擊之。則遺橐也。持而歸。得金數鎰。大喜過望。俄而聞於王。責令輸官。以爲獻少。匿多。楚掠備

至微索無已併其恒產俱盡他日遇佛泣曰瞿曇誰我瞿曇誰我佛曰向汝道毒蛇是毒蛇否嗟乎今之螫于毒蛇者衆矣螫而無悔而復受其螫者亦衆矣豈獨一耕夫哉蛇喻

人對世間財色名利境界以喻明之有火聚于此五物在傍一如乾草纔觸卽爇者也其二如木噓之則爇者也其三如鐵不可得爇者也狀而猶可鎔也其四如水不惟不爇反能滅火者也狀而隔之釜甕猶可沸也其五如空狀後任其燔灼體恒自如亦不須滅行將自滅也初凡六中修學最後方名諸如來大

聖人

對境上蓮池

已

前事過去空今事眼前空未來決定空一切世緣佳者如彩雲簇艷惡者如濁霧迷空今人於順意則生留戀拂意則起憎嫌徒增黑業實相安在惟時時以空觀照之不可執而爲有自障吾心金剛經所云無我相無人相無衆生相無壽者相此之謂般若真空出世喫緊第一着也真空合纂

世間咸謂最不堪處最可憐憫者莫如鰥寡孤獨之人予竊以天下之最瀟灑最快活者莫如此四種人惜其不知皈依淨土則眼前既無靠傍死後終墮輪

迴。若此則誠苦耳。如其聞佛法。起信樂。諦意西方。則生無掛礙。死無牽絆。位登不退。永離惡濁。世間孰有過於子狀一身。如斯人之解脫者。而翻謂其堪憐憫哉。今人只爲認得身家太重。眷屬太重。卽賢智之輩。能輕功名。安貧賤。至於兒女。則斷斷擺脫不去。無子的不知無子之樂。有子的甘心牛馬之苦。大兒未了。幼女又來。男幸方婚。女又催嫁。波波劫劫。那里容他有念佛的時候。全不想受了多少拖累。竟與你有甚相干。何如四種人。乾淨了當。散誕逍遙。他不少人的。以此人不來討債。人不少他的。以此人不來還債。趁

此地步正好。專意修行。跳出生死真世間第一快活人也。大抵人生少一分愛戀。便少一分纏縛。少一分纏縛。便少一分業障。與世緣淺。與佛緣深。速速念佛求生淨土。

四窮民○纂程鸞淡話

吾杭有魯麻子者。中年謂其子曰。吾婚嫁事畢。尔曹亦能自立矣。吾將求閒。於是備棺槨。凡魂輜明旌鼓樂。悉辦。諸子衰經執杖引棺。已有輿隨。後至西湖別墅。置棺中庭。遣子婦榜其門曰。今日方閑。至死不入城郭。嗚呼。亦達矣。夫俗士具有家緣。其忙宜也。脫忙而曰。今日方閑。出家者本閑也。乃勞形苦志。奔利趨

名而不知休息。當楊曰。今日方忙可也。袈裟底下失人身。下之又下。佛言。常自摩頭。以捨飾好。狀豈惟飾好。常自摩頭曰。吾僧也。頓捨萬緣。一心念道。今日方開今剃髮染衣。便謂出家。噫。是不過出兩片大門之家也。非出三界火宅之家也。每見人初出家。莫不具一段好心。久之又爲因緣名利所染。遂復飾衣服。置田產。畜徒衆。多積金帛。勤作家緣。與俗無異。經稱一人出家。波旬怖懼。今若此波旬。可以酌酒相慶矣。好心出家者。快須着眼看破。曾見深山苦行僧。一出山來。被數十信心男女。歸依供養。遂埋沒一生。况其大者。

乎。古謂必須重離煩惱之家。再割塵勞之網。是出家以後之出家也。出前之家。易出後之家。難予爲此曉夜惶悚。出家後出家已上纂蓮池

楞嚴經云。理因頓悟。乘悟并消。事非頓除。因次第盡。悟後尚有修學。不是一悟便了。古佛菩薩。從三大劫修成。三劫以前。早已悟了也。問。頓悟已了。何又事漸修。圓智禪師曰。頓明自性。與佛無二。狀有無始染習。故假漸修對治。令順性起用。如人喫飯。非一口便飽。靈祐禪師曰。如今初心。雖從緣得。一念頓悟自理。猶有無始曠劫習氣。未能頓淨。須教渠淨除現業流識。

卽是修也。不道別有法。教渠修行趨向。此語非澈法源底者。不能道。今稍有省覺。便謂一生叅學事畢者。何歟。悟後有修。合纂。

了富貴之妄

自貧賤而視富貴。見其氣燄薰灼。不勝垂涎之慕。狀當之者。未必真樂也。皇甫謐云。富貴擾神耗精。如一人喜怒不測。則憂在事主。同列人懷異志。則憂在羣情。因貪位而患得患失。緣爭權而伐異黨。同位愈高。則責愈重。寵愈隆。則忌愈衆。日中易昃。月盈便虧。倉卒事幾一失。稅駕無所。至求爲匹夫而不可得。富家

翁持籌會計。竭一生心力。以遺子孫。而百年興廢。事難逆料。身後所有。卒歸他人。譬蠶之結繭。這繭子是纏身的物事。自結自纏。將怨誰人。又是別人的物事。人只要這繭。誰要你這結繭的蟲。由是言之。富貴亦有何樂。純是苦耳。况富貴人到緊要處。與貧賤無二。蓋富貴勝貧賤者。皆無要緊事。如食以遏飢。衣以禦寒。若衣而華。食而精。此於身心有何緊要。其他推此可知。至大利害處。老也病也死也。止此隻身。獨當一面之孤注。到鐘鳴漏盡時。光景帝王卿相。以至氓庶。總無人可代。總同一結煞。不增分毫。思及此。不由人

不當下心灰了也

東坡在惠州時佛印致書云人生一世間如白駒之過隙二三十年功名富貴轉盼成空何不一筆勾斷尋取自家本來面目萬劫常住永無墮落何乃膠柱守株待人惡趨子瞻胸中有萬卷書筆下無一點塵到這地位不知性命所在一生聰明要做甚麼三世佛則是一個有血性的漢子子瞻若能脚下承當把三十年富貴功名賤如泥土

合纂

了浮生之妄

一子人謂險子多置姬媵廣嗣獨不念身一而已非

險身乎世多知子之險而忘身之險七篇時文幾級官位數箱金帛一區宅子數畝田園幾個嬌妻美妾一場沒正經沒要緊間是閒非人人被他汨沒一生個個打不出這般窠臼虛碌碌忙迫一場蚤已謝世吁可悲也已邵堯夫云使吾却十年亦可少集事奈何天地間日無再中理古語云狂謀迂算百不就惟有霜鬢來如期又云如今休去便休去若覓了時無了時皆至言也胡不猛省於此

嘗遍觀世間人其知名當世者亦是千百輩中好漢却都將此世界認做是我常住不去的世界由明眼

視之色色過影。一彈指間便去了許多。正如木偶登
塲。暫時呼笑。被造物者。將那線索提掛壁柱頭上。嗟
嗟。此圍木中間尺五地方。豈是汝住頭之地乎。一出
打諢過後面一出又出來了。只看眼前寒暑催人。何
異流波閃電。回首四五十年前人物。倏忽漸盡。當時
苦樂。誰不執迷。而秋草冬蟬。形響俱化。別成一番景
象。不及知矣。後之視今。猶今悲昔。迷者孟浪。悟者耽
延。擾擾奔忙。那件實在。惟有亟亟性命。一途可登極
樂。爲不虛此風中燭焰耳。古訓曰。是日已過。命亦隨
滅。先德示衆云。汝等出家。未曾立脚得定。忽已過三

四十年矣。伊菴權禪師至晚必流涕曰。今日又只恁
麼空過。未知來日何如。吾輩聞此痛切語。能不心戰
毛豎。貪戀無益之虛事。消磨有限之光陰。想後追前
可歎可憫。合纂

了生死之妄

錢孝直曰。從來三界生死輪迴。比于牢獄。朕則但未
出生死。皆三界獄中囚也。囚有三種。其一自謂決無
生理。聊于此中苟圖安逸。一朝劊子手到。敲斮就斃。
其一自負千金之子。不惜金錢。打點營生。而情非決
定。一面且偷遊釜之娛。倘再生路絕。亦道盡甘心而

已別有負性崛強之夫。不耐束縛。伺守者少間。掙斷枷鎖。一往無前。似此決烈。彼安肯于未死前偷享餘生。或出不出。情懸兩可哉。噫。此亦我輩生死獄中一榜樣矣。第一種人。滔滔皆是。駕言於功名富貴辛苦博來。極宮室妻妾之奉。以自娛樂。語以生死。恬不關心。語以生死外別有出路。啞狀第付一笑。以全不具信根。故也。第二種人。生來亦具宿根。禮佛談禪。護持教法。造寺齋僧。金錢不吝。狀插足世網之中。名韁利鎖。如入荆棘叢。牽絆不得自由。夫人生出世一件大事。因緣不專心去做。而欲以餘力及之。世間豈有楊

州鶴哉。雖生平作福。不離人天。生死關頭。總跳不出。亦緣其怖生死心。原未真切。故也。如第三種人。不求生富貴。但下死工夫。乃真能求出生死者矣。今見縲綹中人。呼天乞命。莫不哀其愚。而嗤其求生之不早。吾謂死囚求生太晚。比之我輩。猶爲蚤計也。死囚秋決。歲不過一旦。一日前後。皆可寬狀打點。我輩在三界獄中。歲歲可死。月月可死。日日刻刻可死。賤死貴亦死。老死少亦死。惡人死。好人亦死。不序爵。不序德。不序齒。一息不來。便分今古。不早打點。姑待一刻。萬一卽此一刻。駕帖到來。劊子當面。手忙脚亂。何以禦

之。又袁中郎曰。衆生處五濁世。如囚處獄。以入獄者。皆罪人。處人天者。皆是業報分段之身故也。朕罪人入獄。時刻求出。以知棘牆之外。更有許大安樂世界。故也。今衆生以煩惱爲家宅。以生死爲園囿。不知大鐵圍山。是我棘牆。三界法場之外。各自有家乡樂地。諸佛憫此。爲分別淨穢。指以脫歸路程。而歲久拋業之人。了無歸處。諸佛又大建宅舍。以安之一。則往來獄門。爲治道途。一則長伺獄外。修飾旅館。如是之恩。何身可報。經曰。如來爲一大事出現於世。大事者。卽此事也。諸佛旣不惜垂手衆生。種種反戀此毛頭。

許事以小易大。死而不悟。何哉。

獄喻

世人有言。積快活以防死。其意謂人世太苦。浮生太促。與倉皇而就謝。孰若縱樂以行休。萬一與化俱遷。追想生平。儘多樂事。較之窮蹙終身者。詎不勝彼一籌。如昔人所云。十聽春啼。變鶯舌。三嫌老醜。換蛾眉。是其類也。予曰。果爾。則是擔頭加重。鼎沸益薪。是名促死。何名防死。如佛言。受卽是空。食列數味。放筯卽空。出多駒從。旣到卽空。終日遊觀。旣歸卽空。爲善事畢。勤勞卽空。而白業具在。爲惡事畢。快意卽空。而黑業具在。世之爲白業者少。而爲黑業者多。是以一時。

之快意而造茫茫之業海也。以是防死果得策歟。夫防死是大丈夫第一事。防死第一着無如了生死。欲了生死無如念佛求生西方。又有一等世味籠罩他不得的。以高尚爲志。以閒散爲襟。或詩酒陶情。暮局換世。或棲心五嶽。嘯咏煙霞。此皆虛送居諸之徒耳。其上則十種飛仙。三山羽客。非不逍遙鸞鶴。冲舉自豪。無奈真性未明。生死未了。樂天云。假使得長生。纔能勝天折。言長本對短。未離生死轍。不如學無生。無生卽無滅。誠哉言也。防死

東坡云。日者韓持國婚王寔。見訪。言持國自謂已癯。

老且將聲樂酒色以娛年。東坡曰。唯其殘年正不當爾。頃有一老人置酒會親友。酒闌語衆。奄奄且去。諸子呼號願留一言爲教。老人曰。只宜第一五更起。諸子未喻。老人曰。唯五更可勾。當自家事。自家事者是死時將得去者。且吾平居治生。今日就化。可將何者去。諸子頗悟。請君言于持國。勾當自家事。與其勞心聲酒。不若爲可以死時將去計也。勾當自家事已上合纂醉生夢死恒言也。實至言也。世人大約富貴貧賤二種。貧賤者固朝忙夕忙。以營衣食。富貴者亦朝忙夕忙。以享欲樂。受用不同。其忙一也。忙至死而後已。而

心未已也。齋此心。以往而復生。而復忙。而復死。死生
生死。昏昏蒙蒙。如醉如夢。經百千劫。曾無了期。朗
獨醒。大丈夫當如是矣。醉生夢死

放牛居士。叅無門老人得悟。曰。大聰明人。纔聞此事。
便以心意識領解。所以認影爲真。到臘月三十日。眼
光欲落。向閻老子道。待我澄心攝念。却與你去。斷不
可也。須是急急悟。又黃蘗垂示云。預先若打不澈。
臘月三十日到來。管取你熱亂。狀此打澈二字。不可
容易看過。不是通幾本經論。當得澈也。不是坐幾炷
香。不動不搖。當得澈也。不是解幾則古德問答機緣。

作幾句頌古拈古。當得澈也。不是酬對幾句口頭三
昧滑溜。當得澈也。真實澈悟者。平日踏得牢牢穩穩。
不動干戈。可以八面受敵。無常到來。安閒自如。不慌
不忙。不怖不亂。何更待澄心攝念。勉強支吾耶。古人
謂此事洞。狀如桶底驟脫。爽。狀如大夢得醒。更無纖
毫疑處。方可。所謂急急悟。吾輩當力圖之。澈悟

黃魯直曰。深求禪悅。照破生死之根。則憂畏淫怒。無
處着脚。但枯其根。枝葉自瘁。此至論也。但未明言孰
爲生死根者。又禪悅下。要緊在。照破字。若得禪悅。便
謂至足。則內守幽閑。正生死根耳。須是窮叅力究了。

了見自本性。則生死無處着。脚生死尚無處着。脚憂
畏淫怒。何由而生。生死根已上蓮池

了物緣之妄

千般裝點。只爲半寸之眼。百種音樂。只爲一豆之耳。
沈檀腦麝。只爲兩竅之鼻。食前方丈。只爲三寸之舌。
妙麗嬌嬈。只爲臭腐之身。隨順逢迎。只爲狂蕩之意。
若能識破此理。便是無煩惱快樂之人。佛言衆生無
始以來。認賊爲子。自劫家寶。謂惑六根之賊。而喪真
性也。孟子言。惟聖人於後可以踐形。蓋不惑於此矣。
有姪女得道。文殊問云。如何不瞋。答云。見一切衆生。

不生。又問如何見十八界。答云。如見劫火燒諸世界。
妙哉言乎。蓋謂一切衆生。本來無有。唯因妄想。中生
又何瞋之有。十八界。謂六根六塵六識。因有此種種
故。生無量事。造無量惡。是故如劫火燒諸世界。若悟
此理。雖未生淨土。已如生淨土矣。六根

般若心經云。觀自在菩薩。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
厄。五蘊。謂色受想行識也。五者。蘊積不散。以壅蔽真
性。故謂之蘊。又謂之五陰。謂陰暗真性也。色身終歸
於壞。受用隨時卽過。色受豈不空乎。且如思想一物。
既得之。則無想矣。想豈不空乎。所行之事。迴首尚如

夢幻行豈不空乎。識盡千種事物。再生不復能識。豈不空乎。一切苦厄。皆從五者生。若能照見色身為空。則不泥於色身。而畏死亡。是度過此種苦厄也。照見受用爲空。則不泥於受用。而貪奉養。又度過此種苦厄也。照見思想爲空。則不泥於思想。而意乃無所著。又度過此種苦厄也。照見所行爲空。則不泥於所行。而可以息跡。是又度過此種苦厄也。照見辯識爲空。則不泥於辯識。而可以坐忘。是又度過此種苦厄也。故照見五蘊皆空。則度一切苦厄。此五者皆不是眞實。乃眞性中所現之妄緣也。五蘊皆空

金剛經二十七段大意言眞性。皆無所有。如虛空。狀此虛空。謂之頑空。頑空者。直無所有。眞性雖如虛空。而其中則有。故曰眞空不空。頑空則可以作。可以壞。若此地實掘去一尺土。則有一尺空。去一丈土。則有一丈空。是頑空可以作也。若此器此室本空。以物置之。則實矣。是頑空可以壞也。若眞性之空。則不可作。不可壞。本來含虛空世界。烏可作乎。無始以來。至於今日。未嘗變動。烏可壞乎。眞性中俱無所有。無得而比。故不得已。以頑空比之。是般若心經云。是諸法空相。謂諸法皆空之相。乃眞性也。既皆無所有。狀有一

切衆生者。乃真性中所現之妄緣耳。真性如鏡。一切有生者如影。是真性中所現之影也。影有去來。而鏡常自若。衆生有生滅。而真性常自若。生滅既除。真性乃現。蓋生滅者妄也。真性者真也。故楞嚴經云。諸妄消亡。不真何待。此性上自諸佛下至蠢動含靈。初無有異。其異者皆妄也。真性

列子謂孔子。廢心而用形。謂心已不養於物。而廢之矣。唯用形以應物。予深愛此語。故雖勞苦憔悴。而不以爲失意。榮華奉養。而不以爲得意。蓋心不着於物也。因念菩薩了生死。乃託生於一切衆生中。以設教

化者。以心不著於物。唯用形以應之耳。

廢心用形。已上龍舒文。

了心念之妄

昔梵志兩手把花。向佛作禮。佛告之言。放下。梵志兩手次第放下。佛言放下。梵志自言。俱已放下。佛言放下。那中間的白。未解其旨。後觀佛說偈云。若人靜坐。一須臾。勝造河沙七寶塔。寶塔畢。竟化爲塵。一念靜心。成正覺。乃知正覺工夫。全繇靜始。靜者。一念不生之謂。佛心至靜。萬劫恒伏。衆生剎那能靜。卽是剎那之佛。一刻能靜。卽是一刻之佛。但衆生心念憧憧。如葛生蔓。如繭抽絲。並沒住頭。直到疲倦。睡去方休。思

想于端謂之散亂黑甜一覺謂之昏沈二者循環盡
彼形壽生死輪迴肇此矣何也生死二字卽生滅義
一念起卽是生一念滅卽是死人生總在積生積滅
中度此百年安得不在生生死死中遷流永劫皆緣
心頭一點有不能放下者在故也若念所常用者唯
有念佛法門蓋念本是妄以繫于佛謂之以妄遣妄
從念佛而參究是爲以心究心從念佛而悟是爲以
心得心雖云起念念實無起念之久久因念得心得
心忘念念至忘念與無念同清淨湛一惟有一真而
已此大勢至菩薩以念佛法門入無生忍也夫獲無

生忍則無念矣無念者靜之至也宗鏡錄云前後際
斷處一念不生時寂爾少時間無思心正住此心住
之時便是本體若佛心則湛狀常住矣以暫住之心
習令漸上便是工夫蓮池師曰昔仰山住禪院土地
神欲參覲久不可得一日師入香積厨見有損壞食
器者不覺起念云信施可惜神遂得展禮則師於平
日蓋一念不起者矣故曰一念未起鬼神莫知而我
輩從朝至暮浮思亂想不知幾千萬億欲超生死澄
涅槃其可得哉錢孝直先生云我念臨行時有甚麼
放他不下處若說世間放不下正恐跳他不出未免

再來還要戀他。則甚。若說此身放不下。正恐掙他不脫。未免再受。還要痛他。則甚。若說此心放不下。正恐斷他不盡。留爲種子。還要惜他。則甚。若說佛法放不下。正恐灑他不開。執成法縛。還要愛他。則甚。若慮慧根萬一迷失。則你所認慧根。正是命根。正是八識。其怕迷失一念。正是執我七識。分別六識。正須擺落。淨盡。還要護念他。則甚。至於清淨本然。元明妙覺。不容揀擇。無可任持。直至一切不見。一法不存。方得全現。你向日迷來。帶了如許種種的來。今日悟去。還擬將了那一件去乎。其言益爲超卓。可稱一絲不掛者矣。

放下○纂丁
蓮名淡話

了邪教之妄

慈照宗主。欲令大地衆生。見本性彌陀。達惟心淨土。普皆覺悟菩提之妙道。乃立普覺妙道四字。爲定名譜。克復嘗論之。等衆生界曰普。智達斯理曰覺。德用無邊曰妙。千聖踐履曰道。又普者。卽自心周徧十方之體也。覺者。卽自心智照不迷之用也。妙者。卽自心利物應機之行也。道者。卽自心通達中正之理也。恒沙諸佛所證者。惟此歷代祖師所修者。惟此得生淨土者。惟此未來學道者。惟此如來出世大法。總是利。

淨上晨鐘了俗九

生菩薩修行纖毫不爲自己後人以佛之心爲心。切宜究淨業本源傳宗正印。一一理會明白。自信此法門。亦教人信此法門。自行此道。亦教人行此道。自發願往生。亦教人發願往生。自見本性彌陀。亦教人見本性彌陀。各稟正因。同歸正道。輾轉化度。盡未來際。斯誠續佛慧命于無窮。與世尊寧有二哉。顧有正則有邪。正能覺世。而邪更能惑世。正法難行。邪風易染。楞嚴十種魔民。皆因錯解華嚴十類魔業。悉昧正歸。如近世白蓮無爲。圓頓涅槃。長生受持等教。無非竊佛祖經論緒餘。創野狐之禪。播窮奇之惡。誑諸無識。

婪財倡亂。始猶附佛而揚其波。繼之角佛而標其幟。嗟嗟。未運法弱魔強。釋教至是而壞亂極矣。約略言之。有謬解南無者。有謬解般若何以故者。有謬解念佛是誰字者。有妄分男普女妙者。有妄分三字四字六字佛者。有妄分在家爲彌陀教。出家爲釋迦教者。有捏稱釋迦去世。彌勒治世者。有捏稱燭光見鬼神者。有捏稱香烟斷吉凶者。有捏稱拔罪抽丁。收法眷。轉男身者。有捏稱天堂掛榜。地府除名。長生超劫者。有以鏡照人。自見王侯冠服者。有呪水洗眼。具現空中佛像。龍鳳幡幢者。有錯認夫婦爲一合相男女。

爲雙修者。有錯認不產後嗣爲不生。不絕慾心爲不滅者。有錯認三車。謂性是牛車。心是羊車。意是鹿車者。更有種種好人。動將道門修養法。玷冒蓮宗。如妄執四大脉絡。以當寶網交羅。指方寸色心。以况彌陀安住。肺屬西而名金地。舌生津而號華池者。如妄立三十六關。七十二信。扭合怪事。謂之六門見性者。如僞作十六字經。攝氣歸臍。盡力奔送。直至丹田者。如僞作達磨胎息論。趙州十二時別歌。龐居士轉河車頌。密授互持者。如妄指口爲諸惡門。鼻爲涅槃路。教人臨終緊閉其口。着力忍氣。使從鼻出。扭回字爲案。

透出此關。名爲出門一步者。又回字四圍。或云酒色財氣。或云地火水風。或云生老病死。不知此字呼作阿字去聲。宗門取以狀其忽有所悟。突地發此一聲。安得如許曲說也。如妄更十號俱彰。爲十號歸程。有鵲巢灌頂。蘆芽穿膝。玉柱麓棍。蛇入袈裟。波斯獻寶。天鼓不鳴。蓮花池乾。二祖斷臂。立雪齊腰。神光不現等目者。如佛光照徹幽明。因各超日月光。乃妄人指日月出時。教人吸吞其光入腹。自朕成寶者。如法華贊如來最後方說此經。取譬轉輪王賞戰士。最後方出髻中珠。乃妄人指運氣入頂。教人學佛頂上有兩

髻珠者如法華經曰。諸漏已盡。言不爲聲色香味觸法所惑。乃妄人指人身七寶。可成舍利。將眼眇鼻涕津溺等。盡取食之。謂修無漏果者。如兜率悅禪師。示衆三關。一見性。二了生死。三知去向。乃妄人指人身丹田作內三關。自足至腰爲外三關者。如永嘉大師往曹溪禮六祖。述正道歌云。自從認得曹溪路。了知生死不相干。乃妄人指人身夾脊雙關。作曹溪一派者。又捏稱六祖云。寧度白衣千萬。不度空門半個僧。今日無爲長生。聳動俗家。輒云。未來彌勒佛現在持世。專度居士。不度空門。任善知識輩。必再生有髮方

得成佛作祖。余親聞其說。謾應之曰。朕則主世之彌勒佛。亦應頂上出髮矣。一座大笑。不聞永嘉云。第一迦葉首傳燈。二十八代西天記。又云。東土達磨爲初祖。六代傳衣天下聞。豈有度白衣不度空門之理乎。如趙州和尚。見僧必問到與未到。只曰喫茶去。院主問故。和尚呼院主。主應之。亦曰喫茶去。因是有趙州茶案。乃妄人指嗽津三十六次。爲吃趙州茶。又教人臨終點辰砂茶服之。爲了悟趙州機關。更有以飲小便爲吃趙州茶者。一切如鬼如魅。醉夢顛狂。變亂是非。互相排斥。所謂一盲引衆盲。携手入坑塹。邪見旣

深惡報。靡極矣。古德云。修淨土者。既定。正宗。須破邪。說。現生。願。常遇明師。不值邪見。無惑我心。而生懈怠。甚矣。邪正分途。非細故也。十方佛子。幸毋爲魔軍所陷。趨棘叢而墜地獄。慎之。最之。

附破寄庫無益

遍覽藏經。並無陰府寄庫之說。奉勸世人。以寄庫之費。請名。納誦經念佛。決意西方。必得往生。若不爲此。而從事寄庫。無論奢願無益。只汝志在陰府。死必入陰府矣。若云。今生所積。來生受用。是則生前善惡。果報無憑。惟此不義所積之財。可以主持幽明。轉移造

化。恐無此昧昧之天道也。譬如人不務去惡行善。乃寄錢于禁子牢頭。待已下獄。則用錢免罪。豈不謬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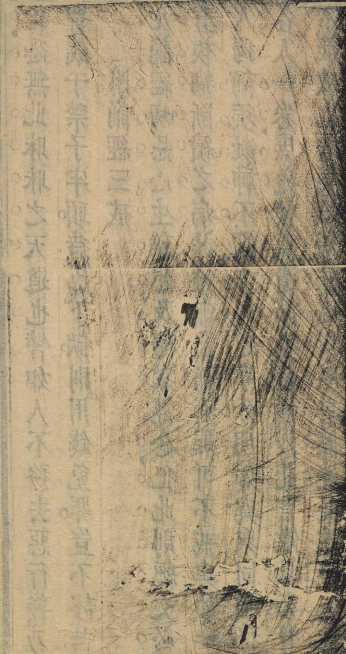
附誦經三戒

凡誦經切忌。心生雜想。及隨衆混念。犯此則經文。必有模糊斷續之病。非惟無益。而有罪。可不戒與。如一人獨誦。須凝神不亂。方得逐字分明。如與衆同誦。務各人一卷。庶免換氣遺漏。古德恒以此言儆世。奈習不能破也。若便穢淨法。必以肥皂擦洗。又戒規云。洗滌不持呪。總拘四大海水。亦不能淨淨。滌呪云。唵。賀。曩蜜栗帝莎訶。淨手呪云。唵。主迦囉野莎訶。凡三遍。

淨土持驗

誦經人尤不可不慎

誦經人尤不可不慎



淨土持驗

有其理而無其事者。不可爲訓也。有其事而無其驗者。不可爲訓也。有其驗而或狀或否者。不可爲訓也。今此法門。有心淨土。淨之理。而因有安養往生之事。而因有金臺寶池之驗。而因有古今賢聖往生無數之種種驗。如來垂訓。非誑矣。紀徵驗者。即震旦國中。窮鄉僻院。往往有獨行孤芳之輩。臨終顯赫。而載籍不及名。遂湮沒而失傳者。况自震旦而遍娑婆。遍十方。卽盡大地作墨。盡竹葦作筆。書

猶不能盡姑取往冊中最灼著者依類錄之其間諸大導師固堪鼓鐘當代遺照無窮下至匹夫婦一念斷疑便具大丈夫作略亦未俗之模楷也往生集序云縑素之流觀是書而歷歷指曰某也以如是解脫而生某也以如是純一而生某也以如是精誠之極感格而生某也以如是大悲大願而生某也以如是改過不吝轉業於將墮也而生某如是上生某如是中生下生庶幾考古證今爲淨業者左券至於古效多而今效寡其咎安在則

又所云口淨土心娑婆而堅勇明悟不及前輩焉爾清泰芙蓉有榮有悴已實爲之於淨土奚咎世有盼故鄉而遡歸者問途既往此其前車也述持驗第十

比丘往生

東晉慧遠祖師俗賈氏雁門人學通儒老年二十餘聞道安法師講般若經豁然開悟曰儒道九流皆糠粃耳因剃染事之常以大法爲已任安嘆曰使道流中國其在遠乎後入廬山卓杖得泉欲建蘭若尚乏良材感山神現夢一夕大雷雨天明則木積如林矣

刺史桓伊驚其神異。奏立東林殿。曰神運師嘗謂諸教三昧。其名甚衆。功高易進。念佛爲先。遂與慧永慧持劉遺民等。結社念佛。世號十八賢。又率衆至百二十三人。同修淨業。製蓮華漏。六時禮誦。不輟跡。不入俗者三十年。每送客以虎溪爲界。時陶淵明陸修淨至。師送之。與道契合。不覺過溪。世傳三笑圖焉。安帝隆安元年。桓玄勸帝沙汰僧尼。謂廬山爲道德所居。不在此例。師以書辨論得並免。帝自江陵旋京。輔國何無忌勸師候迎。稱疾不起。帝遣使問。師表以聞。帝優詔答之。西土諸僧咸稱漢有大乘開士。每東向致

禮。羅什通書稱師爲東方護法菩薩。師三覲聖相。默而不言。義熙十二年七月晦。方從定起。見阿彌陀佛。身滿虛空。圓光之中。無量化佛。觀音勢至。左右侍立。佛言。我以本願力故。來安慰汝。汝後七日。當生我國。又見佛馱耶舍。慧持。慧永。劉遺民。在佛側。前揖師曰。師志在先。何來之晚。師知時至。謂門人曰。吾始居此。三覲聖相。今復再見。當生淨土。必矣。至期端坐入寂。年八十三。時八月六日也。潯陽太守奉旨樹塔葬焉。謝靈運作銘。張野作序。歷代尊謚。所著有廬山集十卷。粵稽淨土雖傳於震旦。至佛圖澄而著。由澄而

得道安。安之門有遠公。負荷至教。廣大聖道。名重帝王。法流天下。百世下推師爲淨業始祖。厥功顧不偉歟。

晉慧永。河內人。十二出家。旣而與遠公同依安法師。太元初。駐錫廬山。刺史陶範捨宅爲西林。以居之。絕志塵囂。標心安養。後義熙十年示疾。忽斂衣求屣。欲起。衆驚問。答曰。佛來迎我。言訖而化。異香七日方滅。唐玄宗追謚覺寂大師。

晉曇順。黃龍人。幼從羅什法師講釋羣經。什歎曰。此子奇器也。後同廬山修淨業。時寧蠻校尉劉遵孝。朔

寺江陵。延順經始。篤修念佛三昧。宋元嘉二年。別衆坐逝。異香滿室焉。

晉慧叡。冀州人。遊學諸方。遠歷天竺。還關中。從羅什法師稟受經義。後預廬山蓮社。宋元嘉十六年。忽告衆曰。吾將行矣。面西合掌而化。衆見叡榻前一金蓮花。條爾而隱。五色香煙從其房出。

晉曇恒。河東人。童孺依遠公出家。內外典籍。無不通貫。自入廬山。專志念佛。義熙十四年。端坐合掌。厲聲念佛而化。

晉道昞。潁川人。幼師遠公。通經律言。與行合念佛三

海土房金
昧。究。心。無。間。義。熙。十。四。年。豫。章。太。守。王。虔。入。山。謁。敬。
請。紹。遠。師。之。席。衆。咸。宗。仰。元。嘉。十。二。年。集。衆。念。佛。就。
座。而。化。
晉。道。敬。瑯。琊。人。祖。凝。之。刺。江。州。因。從。遠。公。出。家。年。十。
七。博。通。經。論。日。記。萬。言。篤。志。念。佛。蚤。夜。弗。替。宋。永。初。
元。年。謂。衆。曰。先。師。見。命。吾。其。行。矣。端。坐。唱。佛。而。化。衆。
見。光。明。滿。室。彌。時。方。滅。

晉。慧。恭。豫。章。鄆。城。人。與。慧。蘭。僧。光。等。同。學。蘭。光。繫。念。
淨。土。臨。終。皆。有。奇。應。又。五。年。恭。病。篤。雨。淚。叩。頭。誓。心。
安。養。念。不。少。間。見。阿。彌。陀。佛。以。金。臺。前。迎。恭。乘。其。上。

又。見。蘭。等。於。臺。上。光。明。中。告。曰。長。老。受。生。已。居。上。品。
吾。等。不。勝。喜。慰。恭。欣。狀。奮。迅。而。逝。

晉。慧。虔。少。出。家。戒。行。精。確。義。熙。年。中。投。山。陰。嘉。祥。寺。
苦。身。率。衆。後。寢。疾。屬。想。安。養。誠。祈。大。士。北。寺。有。淨。嚴。
尼。者。宿。德。篤。行。夜。夢。觀。音。從。西。郭。門。入。清。輝。妙。狀。光。
映。日。月。幢。幡。華。蓋。七。寶。莊。嚴。尼。驚。異。作。禮。問。大。士。何。
往。答。云。往。嘉。祥。迎。虔。公。耳。虔。神。色。如。常。侍。者。皆。聞。異。
香。泊。狀。而。化。

宋。曇。鑒。平。生。片。善。迴。向。西。方。誓。願。見。佛。一。日。定。中。覓。
阿。彌。陀。佛。水。洒。其。面。曰。滌。汝。塵。垢。浴。汝。心。念。及。汝。身。

口皆悉嚴淨。又於瓶中出蓮花一枝授之。定起。乃與寺僧敘別。夜漸深。獨步廊下念佛。至五鼓。其聲彌厲。及明。弟子依常問訊。跌坐不動逝矣。

齊慧光居洛陽。著華嚴涅槃十地等疏。妙盡權實之旨。一日有疾。見天衆來迎。光曰。我所願歸安養耳。已而淨土化佛充滿虛空。光曰。惟願我佛攝受。遂我本願。卽彈指警咳。言氣俱盡。

梁道珍住廬山修淨業。夢有人乘船海中。問之。云往彌陀佛國。珍乞隨行。報云。汝未誦阿彌陀經。豈得同往。覺後念佛誦經。歷年不輟。將終四七日前。夜忽如

晝空中降白銀臺。因默記其事。書經函中。命盡之夜。半山以上。如烈火千炬。交相輝映。邑人遙見。謂是諸王禮觀。及旦乃聞珍卒。後檢經函。知珍瑞應。宜生淨土久矣。

後魏曇鸞雁門人。少遊五臺。感靈異出家。而性嗜長生。受陶隱君仙經十卷。後遇菩提流支。乃問曰。佛有長生不死術乎。支笑曰。長生不死。吾佛道也。乃授十六觀經曰。學此則三界無復生。六道無復往。其爲壽也。河沙劫石。莫能比焉。此吾金仙氏之長生也。鸞大喜。遂焚仙經而修淨業。寒暑疾痛。曾無少懈。魏主號

爲神鸞。一夕室中見梵僧謂曰。吾龍樹也。久居淨土。以汝同志。故來相見。鸞自知時至。集衆教誡曰。勞生役役。其止無日。地獄諸苦。不可以不懼。九品淨業。不可以不修。因令弟子高聲念佛。西向稽顙而終。衆聞天樂自西而來。良久乃已。

隋智者大師。諱智顗。姓陳氏。潁川人。母夢香烟五采。縈迴入懷。誕靈之夕。神光照屋。七歲入果願寺。聞僧誦普門品。一遍輒記。宛如夙習。十八出家。聞思大禪。師止大蘇山。卽往頂拜。思曰。昔日靈山同聽法華。宿緣所追。今復來矣。因示以普賢道場。爲說四安樂行。

師入觀三七日。身心豁然。宿通潛發。以所證白師。南嶽嘆曰。非汝莫證。非我莫識。此法華三昧初旋陀羅尼也。大建元年。至金陵闡化。陳宣帝創禪室居之。隋煬帝延師授戒。賜號智者。嘗披一破衲。說法天台二十餘年。疏觀經。著十疑論。法華玄義等書。勸人進修淨業。前哲所不能及。開皇十二年。於玉泉山創立精舍。關聖父子顯靈。求爲護法。十七年冬。將入滅。命侍者唱無量壽佛及觀經題目。乃顧大衆。合掌贊曰。四十八願。莊嚴淨土。華池寶樹。易往無人。火車相現。能改悔者。尚得往生。况戒慧熏修。行道力故。實不唐捐矣。

唱經竟復說十如。四不生。十法界。四無量。四諦。十二因緣。六波羅蜜。一一法門。言訖。唱三寶名。如入三昧。後有僧求知生處。乃夢觀音金容數丈。智者從後告僧曰。汝決疑否。再驗智者生西方矣。

隋道喻。居開覺寺。念阿彌陀佛。日夜不廢。造像僅三寸。後於定中。見佛。謂曰。汝造我像何小。喻曰。心大卽大。心小卽小。言訖。見像身徧滿虛空。告曰。汝當澡浴清淨。明星出時。我來迎汝。至時果見佛來。光明滿室。遂坐而化。

唐善導。貞觀中。見西河綽禪師九品道場。喜曰。是真。

入佛之津。要修餘行業。散漫難成。惟此諦切。速超生死。於是勤篤精苦。晝夜禮誦。激發四衆。每入室胡跪念佛。非力竭不休。出則爲人演說淨土三十餘年。不暫睡眠。日用衣食。粗惡自奉。凡有勦施。用寫彌陀經十萬卷。淨土變相三百壁。修營廢墜。爇燈續明。三衣鉚鉢。不使人持。行不共衆。恐談世事。從其化者甚衆。有誦彌陀經十萬至五十萬遍者。有念佛日課萬聲至十萬聲者。得念佛三昧。往生淨土者。莫能紀述。或問念佛生淨土。取師曰。如汝所念。遂汝所願。乃自念一聲。有一光明。從其口出。十至於百光。亦如之。其勸。

世偈曰。漸漸雞皮鶴髮。看看行步龍鍾。假饒金玉滿堂。豈免衰殘病苦。任汝千般快樂。無常終是到來。惟有徑路修行。但念阿彌陀佛。忽謂人曰。此身可厭。吾將西歸。乃登柳樹。向西祝曰。願佛接我菩薩助我。令我不失正念。往生淨土。言已。投身而逝。高宗皇帝知其事。賜寺額曰光明。世傳彌陀化身云。

唐法照。大曆二年。止衡州雲峰寺。慈忍戒定。爲時所宗。嘗於鉢內覩五色雲。有梵剎曰大聖竹林寺。後詣五臺。見異光果得竹林寺。入講堂。則文殊在西。普賢在東。萬衆圍繞而爲說法。照作禮問曰。末代凡夫。未

審修何法門。文殊告曰。諸修行門。無如念佛。我以念佛得一切種智。又問當云何念。曰。此世界西有阿彌陀佛。彼佛願力不可思議。汝當勤念。毋令間斷。決定往生。後臘月朔。在華嚴院淨業道場。方憶二大士記。我往生。乃一心念佛。忽見梵僧。佛陀波利。謂曰。汝華臺已就。後三年華開矣。至期謂衆曰。吾行矣。端坐而逝。師嘗於湖東寺。開五會念佛。感祥雲寶閣。覩阿彌陀佛。及二菩薩。身滿虛空。又於并州五會念佛。代宗皇帝宮中。聞念佛聲。遣使追尋。乃見師勸化之盛。遂詔入京。教宮人念佛。亦及五會。號五會法師。

唐少康。縉雲仙都人。十五通法華楞嚴。貞元中。因詣洛陽白馬寺。見殿中文字放光。探之。則善導和尚西方化導文也。師祝曰。若於淨土有緣。當更放光言已。光明閃爍。師曰。劫石可磨。我願無易矣。遂至長安光明寺。善導和尚影堂瞻禮。忽見善導現空中。謂曰。汝依吾教。廣化有情。他日功成。必生安養。乃適新定。乞錢誘小兒念佛。念佛十聲。與錢一文。年餘無少長貴賤。見師者皆稱阿彌陀佛。念佛之聲盈滿道路。又於烏龍山建淨土道場。每升座。高聲唱佛。衆見一佛從其口出。十聲則有十佛。師曰。汝見佛者。必得往生。時

衆數千。有不見者。悲傷自責。因倍精進。後二十一年十月三日。囑道俗曰。當於淨土起欣樂心。於閻浮提起厭離心。汝曹此時見我光明。真我弟子。遂放異光數道。而逝。塔於臺子岩。號臺岩法師。或疑佛從口出。似涉怪異。噫。世尊逢醉象時。手五指端。出金光獅子。其言曰。我何有心於禦象哉。以我無量劫來。修慈忍力。自朕而有獅子現焉。我亦不知也。今康公現佛。亦無量劫來。皈敬之所致耳。何怪之有。

唐懷玉。台州人。布衣一食。常坐不臥。誦彌陀經三十萬遍。日課佛號五萬聲。天寶元年。見佛菩薩滿虛空。

淨土晨鐘
中一人持銀臺來迎。玉曰：吾一生念佛，誓取金臺。聖衆遂隱。玉彌加精進。三七日後，復擎金臺來。云：師以精進得升上品，宜趺坐以俟。三日後，異光滿室。謂弟子曰：吾生淨土矣。含笑而逝。郡太守段公作偈贊曰：我師一念登初地，佛國笙歌兩度來。惟有門前古槐樹，枝低只爲聖金臺。

唐道綽，并州汶水人。十四出家，習經論。晚事贊禪師學禪，又篤志神鸞淨土之業。有僧定中見綽數珠如七寶大山，平居爲衆講無量壽觀經，將二百遍。人各掐珠口稱佛號，或時散席，响彌林谷。六時禮敬，初不

廢。缺念佛，日以七萬爲限。貞觀二年四月八日，歸寂。聞而赴者，滿於山寺。見化佛住空，天花下散焉。

唐惟岸，并州人。約淨土爲真歸之地，行方等懺，服勤無缺。微疾，見觀音勢至二菩薩現於空中，岸召畫工，無能畫者。忽有二人，自言能畫。畫畢，不見岸，乃告諸弟子曰：吾今往生。誰偕行者？有童子願往。岸令辭父母。父母謂爲戲言，未信也。頃之沐浴更衣，入道場，念佛而化。岸撫其背曰：小子何得先吾行耶？因索筆讚二菩薩，有願以慈悲手，提獎共西行之句。讚畢，長逝。唐僧銜，并州人。初念慈氏，期上生內院。年九十，遇道

淨土真經
縛禪師得聞淨土。始迴心念佛。日禮千拜。一心無怠。後有疾告弟子曰。阿彌陀佛授我香衣。觀音勢至示我寶手。吾其行矣。言訖而逝。七日異香不散。時有啓芳圓果二法師。目擊斯事。乃於悟真寺共折楊枝於觀音手中。誓曰。若於淨土有緣。當七日不萎。至期益茂。芳果慶忭。晝夜觀念不捨。忽覺臨七寶池。入大寶帳。見佛及二大士坐寶華臺。光明輝映。芳果作禮。佛云。念我名者。皆生我國。又聞釋迦世尊與文殊菩薩以梵音聲稱讚淨土。復見三道寶階。其一白衣。其二道俗相半。其三唯僧也。云。皆至心念佛者得生此土。

耳。後五日忽聞鐘聲。曰。鐘聲我輩事也。同時化去。唐懷感居長安千福寺。入念佛道場。三七日不覩靈瑞。自恨障深。欲絕食畢。命善導大師不許勸令精虔三載。感如所教。後見佛金色玉毫。得念佛三昧。製決疑論七卷。臨終合掌云。佛來迎我。遂卒。唐辯才襄陽人。潛修淨土。二十年未嘗自稱。駕與護戒任公善。謂之曰。才必生淨土。期在十年。一日令弟子報任公曰。向所期已及。任公至。才曰。吾去矣。跏趺坐而化。衆聞仙樂西來。異香散漫。

唐大行居泰山。修普賢懺法。三年感大士現身。晚歲

人大藏陳願。隨手取卷。得彌陀經。晝夜誦咏。至三七日。觀琉璃地上。佛及二大士現身。僖宗皇帝聞其事。詔入內。賜號常精進菩薩。後一年。琉璃地復現。卽日而終。異香經旬。肉身不壞。

唐明瞻。晚歲尅志安養。或譏其遲暮。瞻曰。十念功成。猶得見佛。吾何慮乎。後因疾。於興教寺具齋。別道俗時。僕射房玄齡。杜如晦。皆與焉。日過午。整威儀念佛。遽曰。佛來矣。二大士亦至。竦身合掌而化。

吳越智覺禪師。諱延壽。丹陽王氏。遷餘杭總角時。誦法華經。七行俱下。二十八歲。爲華亭鎮將。以官錢放

生。坐罪當死。臨刑。顏色不變。文穆王異而釋之。令出家。依四明翠巖禪師。雜染受具。朝供衆。夜習禪。因覽智度論。念世人惡濁。無能解脫。惟持名可以誘化。乃印彌陀塔四十萬本。勸化念佛。叅天台韶國師。發明心要。行法華懺。定中見觀音大士。灌以甘露。慧性日明。因思宿願未決。登智者巖。作二闕。一禪定。一淨土。虔禱至心。七拈皆得淨土。乃專修淨業。後住永明日。課一百八事。夕往別峰。行道念佛。旁人時聞螺貝天樂之音。忠懿王嘆曰。自古求西方。未有如是專切者。乃立西方香嚴殿。以成其志。賜號智覺弟子一千七

百。人。度。戒。約。萬。餘。常。與。衆。授。菩。薩。戒。施。鬼。神。食。放。諸。生。命。悉。回。向。莊。嚴。淨。土。時。號。慈。氏。下。生。著。宗。鏡。錄。萬。善。同。歸。集。惟。心。安。養。等。書。累。百。卷。開。寶。八。年。二。月。年。九。十。八。晨。起。告。衆。焚。香。跏。趺。而。寂。後。有。僧。自。臨。川。來。經。年。遶。拜。其。塔。人。問。故。曰。我。病。入。冥。見。王。于。殿。左。勤。禮。僧。像。云。是。永。明。壽。禪。師。凡。人。死。皆。經。冥。府。師。獨。徑。生。西。方。上。品。王。故。欽。奉。其。德。也。

石。晉。志。通。鳳。翔。人。因。見。智。者。大。師。淨。土。儀。式。不。勝。欣。忭。自。是。不。向。西。唾。不。背。西。坐。專。心。念。佛。後。見。白。鶴。孔。雀。成。行。西。下。又。見。蓮。花。開。合。於。前。通。云。白。鶴。孔。雀。淨。

土。境。也。蓮。花。光。相。受。生。處。也。淨。土。現。矣。乃。起。禮。佛。而。終。茶。毘。五。色。祥。雲。環。覆。火。上。舍。利。鱗。砌。於。身。夫。唾。必。西。避。坐。必。西。向。繫。念。如。斯。何。事。不。辦。或。曰。不。已。着。乎。噫。諦。觀。落。月。經。有。明。文。智。者。大。師。始。生。而。面。西。跌。坐。乃。至。淨。業。諸。賢。西。向。坐。脫。者。不。着。而。能。之。乎。耽。心。濁。境。終。世。安。肤。纔。念。淨。那。便。憂。其。着。嗟。乎。異。哉。

宋。晤。恩。姑。蘇。常。熟。人。年。十。三。聞。誦。彌。陀。經。遂。求。出。家。終。日。一。食。不。離。衣。鉢。不。畜。財。寶。臥。必。右。脅。坐。必。跏。趺。每。布。薩。涕。泗。不。止。徧。誨。人。以。西。方。淨。業。及。一。乘。圓。旨。有。疑。不。逗。機。者。答。曰。與。作。毒。鼓。之。緣。耳。雍。熙。二。年。八。

月朔日。夜觀白光自井而出。謂門人曰。吾將逝矣。絕粒禁言。一心念佛。夢一沙門。執金爐焚香三遶其室。自言灌頂。來此相迎。夢覺。呼門人至。猶聞異香。二十五日。說止觀指歸。及觀心義畢。端坐而化。人間管絃鈴鐸之音。嘹亮空中。漸久漸遠。自西而去。

宋省常。錢塘人。七歲出家。淳化中。住南昭慶。慕廬山之風。乃刺血書華嚴經淨行品。易蓮社。以淨行士大夫預會者。稱淨行弟子。王文正公旦爲之首。一時公卿伯牧百二十人。比丘千人焉。翰林蘇易簡作淨行品序。至謂予當布髮以承其足。剗身以請其法。猶尚

不辭。况陋文淺學。而有惜哉。翰林承旨宋白謨碑。狀元孫何題同社于碑陰。孤山圓法師著師行業記。天禧四年正月十二日。端坐念佛。有頃。厲聲唱云。佛來也。泊狀而化。蓮社始遠公。次善導。旣而南嶽五會。永明臺岩。終於法師。號稱七祖。勸化之盛。猗與盛矣。宋遵式。台州人。葉姓。其母禱于古觀音生之。二十歲受具。學律於守初。繼入國清。普傳台教。厭指于普賢像前。力行般舟三昧。篤志安養。苦學嘔血。以死自誓。忽如夢中。見觀音垂手指其口。引出數蟲。又指端出甘露服之。覺身心清涼。宿疾遂愈。淳化初。衆請居寶

雲講說無間。度弟子百餘。皈依千數。惟宗淨土。勸人著淨土。決疑行願。大小本彌陀懺法。晨朝十念法。往生禪觀法。行世天聖間。將化之日。炷香禮佛。願諸聖證明。往生極樂。至晚坐脫。年六十九。衆見大星殞于靈鷲峰。時號慈雲懺主。蓮大師曰。克勤懺法。自行而垂。則萬世誠。今古一人。與至。歟。指歟。臂。乃得忍大士所爲。非初心境界。甚則生身活焚。附魅著邪。貽害不小。求西方者。當學慈雲。篤志苦修。不必效嚙歟。指以炫衆也。

宋宗坦。潞州人。申氏子。年十六。師道恭淨髮。五十年。

名播講林。晚於唐州青臺鎮。專求淨土三業四儀。曾無暫忘。政和四年四月二十七日。夢阿彌陀佛。謂曰。汝說法止六日。當生淨土。覺而白衆。至五月四日。集衆告曰。因緣聚散。固當有時。淨土勝緣。惟憑時刻。願衆念佛。助我往生。言已坐脫。滿空雷鳴。白雲覆地。三日方歇。所持瑪瑙數珠盤於指上。衆取之。竟不能下。宋子元號萬事休。茅姓。母柴氏。夢佛入門。次早生之。因名佛來。父母早亡。年十九。投延祥寺。志通出家。習止觀。一日定中。聞鴉聲悟道。頌曰。二十餘年紙上尋。尋來尋去轉沉吟。忽朕聽得慈鴉叫。始信從前錯用。

心。於是利他心切。普勸念佛。代爲法界衆生。禮佛懺悔。祈生安養。翔白蓮懺堂。述四土三觀。選佛圖。開示蓮宗眼目。立普覺妙道四字。以定名派。高宗皇帝召見。賜號慈照。後於鐸城。三月二十三日。告衆曰。吾化緣已畢。時當行矣。言訖。合掌示寂。荼毘。舍利無數。敕賜最勝之塔。

宋法持。居化度寺。修彌陀懺。願促閻浮之壽。早生安養。後小疾。雨淚悲號。祈垂接引。厲聲念佛。不絕。忽見佛身丈六。立於池上。卽自言曰。我已得中品生。西向而化。

宋基法師。學於寶雲。住太平興國寺。精意念佛。一日示疾。爲弟子廣談玄旨。衆忽見西方現光。空中奏樂。師曰。阿彌陀佛。與二大士俱至。卽右脇西向而化。門人夢阿彌陀佛。授記爲超世如來。或夢師坐青蓮花臺者。法智禪師嘆曰。臥病談玄。臨終見佛。是可敬也。宋若愚。居雲川仙潭。建無量壽閣。勸道俗念佛精勤三十年。與道潛則章二師爲友。潛能詩近名。愚與章惟務實行。將順世夢。神人告曰。汝同學則章得普賢行願三昧。已生淨土。彼正待汝。愚乃沐浴更衣。命衆諷觀經。端坐默然。忽云。淨土現前。吾當行矣。書偈而

化偈曰。本自無家可得歸。雲邊有路許誰知。溪光搖落西山月。正是仙潭夢斷時。又曰。空裏千花羅網。夢中七寶蓮池。踏得西方路穩。更無一點狐疑。

宋宗頌號慈覺。襄陽人。禮長蘆寺秀禪師出家。願力弘深。洞悟禪理。元佑中。迎養老母于方丈東室。勸以策勵。念佛七年不間。母臨終。果無疾善逝。師勤修化。物遵盧阜之規。建蓮華勝會。其法日念阿彌陀佛。或百聲。千聲。萬聲。各于日下。以十字記之一夕。夢一少年烏巾白衣。風貌清美。告師欲入彌陀會。乞書一名。願秉筆問名。曰普慧。又曰。家兄普賢。亦求附錄。遂隱。

師覺謂諸耆宿曰。華嚴離世間品。有普賢普慧二菩薩。助揚佛法。今同大眾。結會念佛。期生淨土。感賴聖賢。幽贊錄中。乃以二大士爲首。遠近向化。誤坐禪巖。葦江集。又有勸孝文一百二十則。大意以勸親修淨業。爲出世間孝。靈芝照公。稱爲近代大乘導師。信哉。臨寂念佛坐化。

宋知禮號法智。居南湖。述妙宗鈔。大彰觀心觀佛之旨。每歲二月望日。建念佛施戒會。動逾萬人。又撰融心解。明一心三觀。顯四淨土之義。後於歲旦。建光明懺。至五日。召大眾說法。驟稱佛號數百聲。奄軀坐逝。

趙清獻公忬銘其塔。

宋有嚴住台州赤城崇善寺。依神照學。天台教。晚年結茆檀木之下。號曰檀菴。平生篤修淨業。有懷安養故鄉詩。爲時所傳。建中靖國元年。夏四月將終。見寶池大蓮花。天樂四列。乃作餞歸淨土詩示衆。後七日跏趺而化。塔上有光如月。三夕方隱。前法祥鏡光現於壁端。今嚴公月光現於塔上。皆身心瑩徹之明驗也。乃至光明滿室者。金光彌亘江上數百里者。嗚呼。是可以僞爲乎哉。

宋智廉居上虞化度寺。初徧叅宗門。晚節一意西方。

慶元改元秋八月。別衆曰。我夢中見阿彌陀佛。大眾圍繞說法。佛云。謔善人等。當須專心淨業。來生我國。我見勝相。往生必矣。乃書偈曰。雁過長空影沉寒水。無滅無生。蓮花國裏書畢。回身向西。結印而逝。

宋懷義溫州樂清人。父業漁。懷穉時坐船尾。隨父得魚。私投水中。父怒。受撻無悔。遂辭親出家景德寺。天聖中。試經得度。禀法于翠峰顯禪師。凡五住道場。惟化衆念佛。有勸修淨土。說示寂之夕。其徒智才問壘塔已畢。如何是畢竟事。師豎拳示之。推枕而逝。宋宗本常州人。貌豐古。性質直。蚤叅懷禪師。念佛有。

省深入三昧。初住蘇之瑞光寺。杭守陳公襄以淨慈懇請。借師三年。植福此邦。未幾神宗闢相國寺。六十四院詔本住慧林。召對延和殿。既退。上目送之。顧左右曰。真福慧僧也。平居密修淨業。老居靈嵒。閉戶加勤。雷峰才法師神遊淨土。見一花殊麗。問之云。待淨慈本禪師。又資福職。律公定中。見金蓮花。人言大宋國僧宗本之座。特至謁師。禮足施金而去。元符二年十二月甲子。沐浴告衆。入座若睡。撼之去矣。門人塔全身于靈嵒。謚圓照禪師。

宋元照住靈芝。弘律學。篤意淨業。念佛不輟。一日令弟子諷觀經及普賢行願品。趺坐而化。西湖漁人皆聞空中樂聲。

宋慧亨住武林延壽寺。初依靈芝習律。專修淨業。六十年。每對人必以念佛爲勸。建寶閣立三聖像。最稱殊特。有江自任者。忽夢寶座從空而下。云。亨律師當升此坐。適社友孫居士預啓別亭。卽在家作印而化。師往炷香歸。而謂其徒曰。孫君已去。吾亦行矣。乃集衆念佛。爲說偈曰。彌陀口口稱。白毫念念想。持此不退心。決定生安養。端坐而化。號清照律師。

宋智圓居西湖孤山。廣解諸經。刻心淨土。造彌陀疏。

及西資鈔勸發往。生臨終坐化。以陶器合瘞。後十五年。積雨山頽。啓視陶器。形質儼然。爪髮俱長。

宋可久居明州。常誦法華。願生淨土。時號久法華。元祐八年。年八十一。坐化。越三日。還謂人曰。吾見淨土境。與經符契。蓮花臺上。皆標合生者名。一金臺標成。都府廣教院勳公。一標明州孫十二郎。一標可久。一銀臺標明州徐道姑。言訖復化去。五年。徐道姑亡。異香滿室。十二年。孫十二郎亡。天樂迎空。皆如久所云。宋中峰和尚。諱明本。錢塘人。得法于天目高峰。慧辨無礙。密修淨業。有懷淨土詩百篇。道德斗山。龍象交。

叅朝廷。屢遣使賜金帛。敕號普應國師。春秋六十二。示寂之日。光明燦發。塔天目山中。

宋瑩珂。受業雪川瑤山。酒炙無擇。忽自念梵行虧缺。悉從流轉。取戒珠禪師往生傳讀之。讀一傳一首肯。既而室中面西設禪椅。絕食念佛。越三日。夢佛告曰。汝尚壽十年。且當自勉。珂白佛言。設有百年。閻浮濁惡。易失正命。所願早生。安養奉事衆聖佛言。汝志如是。後三日當迎汝。至期命衆誦彌陀經。乃曰。佛及大衆俱至。寂然而化。

元善住。字雲屋。蘇人。性稟高潔。不近聲利。掩關六時。

念佛誦持大乘禮拜懺悔久病不易吳中修淨土者和尚爲最。緇白多取則焉。終時異香滿室。有安養傳谷響集行世。

元天如惟則。廬陵人。得法中峰。妙悟出人。建師子林。菩提正宗寺于蘇城。有臥雪立雪二室。日坐其中。念佛叅學之流。接武師單。提直指之外。復著淨土或問。勸人終時靈瑞不一。年六十九。塔水西之原。

元普度。丹陽人。弱冠出家。初叅寶山慧禪師。深器之。居廬山東林寺。篤修念佛三昧。著蓮宗寶鑑十卷。闡化京師法王寺。灌頂國師進呈其書。降旨褒美。梓行。

天下有開導人。天續佛慧命。復振東林之語。臨終別衆念佛而逝。世稱優曇宗主。

明楚琦。蜀人。篤信西方。因抵燕京。聞樓鼓聲大徹。洪武初三詔說法京都。皇情大悅。後築室號西齋。一意淨業。嘗見大蓮花充滿世界。彌陀在中。衆聖圍遶。將示寂。書偈示衆曰。吾行矣。人問何生。答曰。西方。又問西方有佛。東方無佛耶。乃厲聲一喝。泊狀而化。

明祖香。江西新喻人。於山東龍潭寺精修淨業。有居士王傑者。築菴延之。未幾語傑云。某日當歸家。衆苦留。香云。歸安養家耳。及期敷座。西向坐逝。舉龕入山。

化火自焚。

明蓮池大師諱祿宏杭沈氏弱冠棲心佛乘嘉靖丙寅依無門性天薙染尋受具戒單瓢隻履遍歷知識時辨融笑巖兩禪宗最著就叅多所契合北遊五臺感文殊放光隆慶辛未見雲棲山水幽寂遂結茆終焉環山多虎災師爲諷經施食虎患以寧歲早循田念佛隨足所至時雨霑澍自此化道大盛師獨闢淨土一門融會三藏指歸惟心四方緇白頂禮問道者相踵名公巨卿如陸光祖張元忬馮夢禎陶望齡虞淳熙宋應昌輩靡不心折皈依師天性篤孝每懷木

主出遊食則具供叢林濟孤必薦沈氏先宗慈悲幽冥自習餓口恒親設放屢有見師座上現如來相者觀力狀也拯救物命誤戒殺放生文城內外及山中俱置放生池萬曆中慈聖太后遣中貴詢法賜紫衣黃金使者出金歸常住衣奉高閣未嘗挂體師肩荷正法修四安樂行以念佛三昧普攝三根著彌陀疏鈔雲棲法彙二十餘種行世臨終半月前入城別故舊弟子宋守一等曰吾將他往還山與衆話別亦如之衆以師欲謝客輒居長壽菴莫測其故至期面西念佛端逝大衆哀請留囑閉日復開云老實念佛莫

換題。日時萬曆四十三年七月四日。世壽八旬有一。僧臘五十。蓮宗之祖。匡山逮永明而七。海內論定。協一。以師爲八祖云。

明湖廣黃州有無名僧。專念阿彌陀佛。晝夜不撤。隨其所見。皆稱阿彌陀佛。崇禎癸未。黃總戎鼎守郡城。師大聲念佛。衝其道。執之。適張獻忠攻黃州。師亦留城上。夜間念佛。且頻呼醒睡。軍士恨之。縛投城下。未幾。復在城上念佛。如是四次。每東城下則西城上。南城下則北城上。中軍白于總戎。始敬禮焉。時黃州大饑。人相食。師出城外。飢民持刀。化師捨身。師解衣示。

衆云。俟我念佛千聲。卽食我。念至三百聲。衆急欲加刃。忽有兵馬從空中來。飢民驚散。而師已在城中矣。山中獵人得一大虎。師募之放生。獵人索三十金。師止得四金。獵人云。汝能執虎耳三匝而不傷汝。則與汝虎。師遂授記。虎執虎耳三匝。縱之逸。虎皈依師。不去。師與虎同住黃麻山金剛洞中。內相盧九德督兵過黃州。詣山訪之。欲見虎。師語虎止探頭于外。盧欲見全身。虎乃大叫躍出。盧亦皈依焉。師一日行街中。見一雞。高聲念佛。雞亦隨聲而念。庚寅。師欲之。武林道經白門。寓秦淮河房。端午見遊船有巨公錢某。曾

飯依師呼云錢阿彌陀佛亦在舟中耶登岸見師師問同遊人知爲某某放聲大哭曰衆生以苦爲樂如是錢懇示修行之要師云一心念阿彌陀佛復云我行後汝有所疑可問覺浪此明眼人也或問唐宜之曰師爲何許人答曰法界是阿彌陀佛身師專提此覺世當是佛菩薩應身示現其神通妙用特見性之餘事耳特拈覺公使人嚮往則覺公之修證亦可知矣

明晉陵天寧釋海寶初值禪堂蔬腐每晨起輒留腐菜數擔列寺門遇行人募錢置其上完則令賣者收

去始携入供僧遇不樂施者務里許跟隨化之不輕易人余時年二十會執此君軒見其迂拙向語絕不答片言惟相視嘻笑而已破衲虱盈于上暇則席地念佛恒拈虱易上下總不離其身也踰年募蔬腐外更乞分釐積至數金便懇衆誦經禮懺已則念佛回向歷年如是崇禎間詞林鄭胙長約師朝南海已而却之發棹後每見師在陸前行追之不及迨登山入殿又見師在上炷香遣使伺同回復不得鄭抵郡卽詣寺候師弟子云師沉臥已月餘茶水俱不啜昨方索飲起耳鄭因述其神異郡人由此欽信師一日廖

君可來別師。師囑曰。某月日可相晤。以了世緣。廖如期至。師煮茗酌云。煩居士爲老衲作一小影。君可寫就不特形神迥肖。卽敝衣蟣虱亦覺歷歷浮動。殆化工筆也。越旬日。跌坐念佛而化。戊子秋。余遠行甫歸。禮師像。悽狀有感。已亥小春。往生書竣。述師大略如此。

宰官往生

晉劉程之。字仲思。彭城人。漢楚元王後少孤。事母以孝聞。負才不侶流俗。初解褐爲府叅軍。卽隱廬山。謝安劉裕交薦不就。旌號遺民。入遠公蓮社。與雷次宗周續之。宗炳。張詮等共修淨土。鑿石爲誓。又著念佛三昧詩。以表切志。坐禪注想。半載卽于定中見佛。光照地。皆作金色。居十五年。正念佛時。又見阿彌陀佛。玉毫光照。慰接摩頂。一日念佛。又見入七寶池蓮華。青白。其水湛然。一人項有圓光。胸有卍字。指池水曰。八功德水。汝可飲之。程之飲水甘美非常。及寤。猶覺

淨土晨鐘

異香發毛孔。乃告衆曰。吾淨土之緣至矣。對像焚香。祝曰。我以釋迦遺教。故知有彌陀慈父。此香先當供養釋迦牟尼如來。次供阿彌陀佛。願一切有情俱生淨土。言訖。面西合手而逝。時義熙六年也。異香郁然。七日而息。遠公爲撰紀德碑。蓮大師曰。觀經敘淨業。正因以孝親爲第一。今遺民少盡孝養。而復深入念佛三昧。屢感瑞徵。其往生上品宜矣。足爲居士修淨業者。萬代師法也。

晉張野。居潯陽。兼通華梵。尤善屬文。舉茂才。屢徵散騎常侍。俱不就。入廬山蓮社。修淨業。義熙十四年。與

家人別。入室端坐而逝。

宋王仲回。官光州司士叅軍。常叩天衣懷禪師。有省。念佛。楊次公守丹陽。屢就教。云經中教人求生淨土。而祖師云。心是淨土。不必更求。如何。楊公答曰。試自忖量。若在佛境。則無淨無穢。何用求生。若未出衆生境。安可不至心念佛。舍穢土而求生淨土乎。司士感悟。欣躍而去。後二年。楊公在丹陽。忽夢司士云。向蒙指示。今已得生。特來致謝。數日訖。至言。司士七日前預知時至。與宗黨言別而化。正感夢時也。應入宋楊傑後

唐馬子雲。舉孝廉。爲涇邑尉。押租赴京。遭風舟溺。被

淨土晨鐘

繫乃專心念佛。五年遇赦。入南陵山寺隱居。一日謂人曰。吾一生精勤念佛。今西方業成。行且往生安養。明日沐浴新衣。端坐合掌。異香滿戶。喜曰。佛來迎我。言已而逝。

唐白居易。字樂天。官太子少傅。暮年盡遣妾侍。捨宅爲香山寺。號香山居士。出俸錢三萬。繕西方極樂世界圖。發願頂禮。日日向之念佛。以偈贊曰。極樂世界清淨土。無諸惡道及衆苦。願如我身老病者。同生無量壽佛所。又偈曰。余年七十一。不復事吟哦。看經費眼力。作福畏奔波。何以度心眼。一聲阿彌陀。行也阿

彌陀。坐也阿彌陀。縱。饒。忙。似。箭。不。廢。阿。彌。陀。有。異。人。傳蓬萊有樂天名。公辭以偈云。海山不是吾歸處。歸卽須歸兜率天。今復捨兜率而求生淨土。豈所謂愈擇而愈精者耶。臨終安臥坐逝。往生有明驗矣。

宋張迪。錢塘人。官助教。從圓淨律師受菩薩戒。咨問淨業法門。篤志修持。誓生安養。每念佛時。揚聲勇猛。至失音猶不已。一日謂圓淨曰。定中見白色頻伽鳥。飛舞於前。又三年。西向端坐。念佛而化。

宋王日休。龍舒人。國學進士。博極經史。一旦捐之曰。是皆業習。非究竟法。吾其爲西方之歸。自是精進念

佛年六十。布衣蔬食。日課千拜。夜分乃寢。作淨土文。勸世。激切懇到。將卒三日前。徧別親識。有不復相見之語。至期如常禮念。忽厲聲稱阿彌陀佛。唱言佛來迎我。屹然立化。如植木矣。稽其日課。有九百十二萬五百貼于壁。那人有夢二青衣。引公西行者。自是家肖像崇事云。丞相益國公周必大。作贊張于湖作序。

宋葛繁。澄江人。少登科第。官至朝散。平居日行方便。凡公署私居。必營淨室。設佛像。常入室禮誦。舍利從空而下。平時以淨業普勸道俗。多服其化。有僧定中。神遊淨土。見繁在焉。後無疾而西端坐而化。

宋胡闡。官宣義。平日雖信佛乘。而未諳淨土。年八十。四疾革。其子迎清照律師。乞垂誨示。照謂闡曰。公知安身立命處否。闡曰。心淨則佛土淨。照曰。公自度平昔時中。有雜念染污否。闡曰。既處世間。寧無雜念。照曰。如是則安得心淨土淨。闡曰。一稱佛名。云何能滅八十億劫生死重罪。照曰。阿彌陀佛。有弘誓神力。是以一稱其名。滅無量罪。猶如赫日消於霜雪。復何疑哉。闡遂省悟。卽日延僧念佛。次日照復至。闡曰。師來何暮。二大士降臨已久。照於是率衆厲聲念佛。闡乃

合掌而逝。按闔往生得於清照。而迎清照者子也。豈
非大孝歟。世有執小愛而破親齋戒者。誤亦甚矣。
宋楊傑。無爲州人。號無爲子。少年登科。官尚書主客
郎。提點兩浙刑獄。尊崇佛法。明悟禪宗。謂衆生根有
利鈍。易知易行。惟西方淨土。但能一心觀念。總攝散
心。使佛願力。決生安養。嘗作天台十疑論序。王古直
指淨土決疑序。彌陀寶閣記。安養三十贊。弘闡西方
教觀。接引未來。晚年繪彌陀丈六尊像。隨行觀念。將
終之日。感佛來迎。端坐而化。宣和中。荆王夫人神遊
淨土。見公與馬圩。坐蓮花云。

宋文潞公諱彥博。守洛陽日。嘗致齋往龍山寺禮佛。
入殿。忽見像壞墜地。略不加敬。有僧詰之。公曰。像旣
壞矣。瞻仰何益。僧云。像無新故。道不生滅。公聞之有
省。作禮而出。後叅淨嚴法師。誓集十萬人爲淨土會。
普勸念佛。臨終無疾。念佛而化。

宋馬圩。字東玉。歷官侍郎。元豐中。僧廣益授以天台
十疑論。公大喜曰。得所宗矣。至心念佛二十五年。崇
寧中小疾。易衣坐逝。有氣如青蓋出戶。騰空而去。家
人皆夢圩往生上品。

宋鍾離瑾。字公瑜。咸平三年登第。官至龍圖閣待制。

性至孝。母太夫人任氏卒。廬墓熏修。除服。宦遊日課。利益二十事。遷浙江提刑。奉旨加禮慈雲懺主。公究聞指要。篤修淨土。晚知開封。出則盡瘁國事。入則繫念佛號。忽夜促家人起。索浴更衣。坐逝。舉家見公坐青蓮。仙樂導迎西往。

宋閻邦榮。池州人。二十年持往生咒。念佛將終。家人夢佛放光迎榮。及曉。榮西向趺坐。忽起行數步曰。我去也。垂手結印。微笑而立。妻驚扶之逝矣。

宋咎定國。號省齋。爲州學諭。專修淨土。嘗造擘窠圖印。施勸人念佛。又每月二八日集僧俗念佛誦彌陀。

諸經。嘉定四年。夢青衣童子告曰。至尊召君。三日當往生。屆期沐浴更衣。念佛坐化。

宋馮黻。號濟川。遂寧人。由太學登第。初訪道禪林。晚年專崇淨業。作西方文。彌陀懺儀。後以給事中出帥瀘南。率道俗作繫念會。及知邛州。自知時至。於後廳設高座。望闕肅拜。着僧衣。登座謝官吏。橫拄杖按膝而化。蓮大師曰。傳燈錄載公初參龍門遠。次參妙喜。各有證悟。臨終刻期陞座脫去。不言念佛往生何也。良由著述家彼此立義。各隨所重。彼重直指人心。自應專取了明心地。而略淨土。如懷玉金臺。再至圓照。

淨土晨鐘

蓮蕊標名皆不錄是也此重指歸淨土故詳其生平念佛報盡往生而了明心性自在其中如所謂既得見彌陀何愁不開悟是也淨業人願篤信無惑宋王古字敏仲東都人官禮部侍郎慈仁愛物深契禪宗又悟淨土法門之勝著直指淨土決疑集楊次公序之平生精勤念佛數珠未嘗去手行住坐臥悉以西方淨觀爲佛事有僧神遊淨土見古與葛繁同在焉往生宜上品矣

元至正間吳子才字信叟蘇郡人與弟子章同叅雲屋受念佛法門精進無間子才致仕之後預作一棺

夜臥其中令童子擊棺而歌曰吳信叟歸去來三界無安不可住西方淨土有蓮胎歸去來自從而和之後無疾坐逝子章臨終脩狀念佛而化

宋蘇軾號東坡官翰林學士南遷日畫彌陀像一軸行且佩帶人問之答曰此軾生西方公據也母夫人程氏歿以簪珥遺貴命工胡錫繪彌陀像以薦往生

又老泉曾於極樂院造六菩薩像蓋蘇氏之皈依三寶素矣世有刻西方公據者增以俚語謂出自坡公此誣也具眼者勿因僞而併失其真

應在王休前

明朱綱京都人業儒中鄉舉三上春官不第乃就職

官二府致仕。專修淨土。日課佛三萬十五。年無少怠。臨終。坐榻上。兩手擎珠。念佛不輟。異香滿室。乃云。佛來也。連聲稱念而逝。

明萬曆間。顧公寶幢。諱源。志修淨業。與道友張老居士善。疾篤。集僧俗十念。阿彌陀佛。唱和相續。張與焉。公謂云。此時尚不見動靜。張云。汝大錯。何用疑。須專切打起精神。念佛須臾間。衆忽聞異香。滿室。公自見身坐蓮華中。諸子悲戀不勝。諭曰。汝等謂我往何處。何處。卽此處。諸佛迎我。三鼓啓行。我願旣遂。汝等之願亦慰矣。至期含笑去。少宗伯殷秋演公作傳。蓮大

師曰。身坐蓮華中。生則決定。生也。何處。卽此處。去則實不去也。此近時實事。明眼人叅之。或問余曰。公信修如是。但不見動靜一語。未免涉疑。余曰。此卽公往生正念也。認之確。故願之切。期之懇。故候之迫。若大旱之望雨。望其速來。惟恐其不來。復何疑于雨。

明海鹽朱元正。爲諸生時。講孔孟之學。端方不苟。六十後。深入禪悅。于宅後敝屋三楹。閉關不與家事。門上題譬如我已歿了六字。每日功課。午前諷法華經一卷。午後念佛千聲。庚申四月。唐宜之同其門人陳則梁訪之。公謂則梁曰。宜之向曾與汝書。勸子修淨

業可切聽之。旣而則梁曰：老師年高，盡少開酒禁。公曰：子意謂衰年當藉數盃以調氣養血耶？不知我之生死已畫得斷，何復言此？公說畫得斷時，因以手在几上畫一畫，蓋已了生死矣。七月無疾，忽謂子曰：吾在此無事可行矣。子問何處去，曰：西方去。子及孫固留，許之。至臘月朔，示疾不食。家人倉皇治後事。公曰：勿忙。此臘八半夜事也。預誠家人：臨行時勿令婦女來過。二三時來，亦勿哭。及期端坐而逝。時方雞鳴，比天旦，眷屬方至，舉哀。公復醒，開眼而不開口，但搖首令女人去，仍瞑目逝。爾時來去自由如此。

明丁明登號劍虹，江浦人。萬曆己酉，皈依雲棲大師，篤信淨土法門，改號蓮侶。崇禎己巳，受四戒于隱微。庚午，受菩薩戒于大慧。萬曆丙辰登第，宦遊溫陵。每以出世大事開化縑素，感悟甚多，守衢時力禁屠牛。有無賴犯法，捕之急，知公敬僧，卽雜髮進，公令里甲察其還俗日，重懲之。其人勵志叅修，卒爲名衲。初任泉州司李，憲批枷責，公立法願，納米者聽，用以贍獄貧。犯夏月修葺監舖，給香薺飲葵扇。冬月設暖匣，椒薑擇醫視病，更買素珠百十串散衆囚，念佛恒語人曰：人在患難發心者多，吾乘其悔恨導之念佛，幸而

淨土長編
出獄爲良民矣。憫念室中閨流不聞佛法。請禪師演說大乘。令于幃內聽之。眷屬一時披剃者四人。聞蓮大師云。有老嫗稱其夫念佛一心不亂。臨行一請而別。嫗由此深信淨土。大師亦自此發心出家。公繪一請圖懸齋中。題詩有與君一請瞥狀去。珍重相逢九品蓮句。乙酉冬。病劇。十一月朔。具疏告佛。決意願求往生。日焚一疏。至第十日。粥飲如常。而色光潤。諄諄以同生西方普勸親知。就榻稍臥。寂爾長往。輯有故鄉消息。蓮漏清音。芥火萌商。淡話十餘種。皆淨土要書也。餘載嗣君菡生藕香池遺事中。 附念佛出獄

三則 萬曆間。辨融禪師。以蜚語下獄。獄卒以師名重。必多金。厚索其酬。辨公曰。僧家何處得錢。獄卒以強盜匣床匣之。辨公向空唱云。大方廣佛華嚴經。華嚴會上佛菩薩。滿匣床。聒聒作响。鎖斷床。碎事聞提牢。遂達御前。奉詔請出。崇禎間。大老下獄甚多。若事關封疆。無有免于大辟者。時山東撫軍余集生大成。在獄首唱念佛。諸公多從之。處決屆期。相聚念佛。晝夜不絕。滿壁忽現佛像。光明閃爍。衆悉驚禮。旋奉恩詔未減。余集生沈彥威皆以封疆擬斬。俱獲遣戍出獄。 順治六年。覺浪禪師因刻書忤當事。下太平

淨土長編
獄浪公教。獄中人念佛善言勸化。獄卒回心。亦持齋念佛。每至一更。浪公執小擊。獄卒持長香。過一號房。呼云。大眾一心念佛。犯人莫不號泣。念佛人餽布施。悉周貧乏。不數月上。官臨太平府入獄。躬釋浪公。因之清理監犯。輕罪多得宥放。

明唐宜之諱時。湖州人。忝蓮池師。勤修淨業。初以明經別駕壽陽。繼輔襄國。舉家眷屬。悉皈三寶。晨則各持經文。夕則同集念佛。崇禎辛巳仲春。闖賊破襄陽。公投端禮門左井中。家人掖之而出。氣已絕。復甦。奉旨提究。得從寬典。旋請假歸里。而襄陽季冬五日再

陷矣。初不死于寇。繼不死于井。終亦不死于法。豈非慈悲默祐。功德不可思議者耶。公自述數年來感應道交。丁亥臘八。於長干寺念佛禮塔。見佛相於塔光。佛黃金色。光則如雪。如水。如明鏡。戊子七月五日。念佛于禪堂。開窓忽見鍾山浮巨海中。金佛巍巍。祥光燦燦。瓦礫墻垣。喬木叢林。盡空不見。夫恒人見說西方極樂。過十萬億佛土。輒以爲遠。今由所見觀之。十萬億佛土。卽在目前。畢命彈指而生。詎非生于方寸自心哉。法華經言。以父母所生之眼。能見天上天下。彼墻垣山谷。一切無礙。則其見十方世界。亦如見空。

中事耳。法華會上。如來白毫相光照處。地皆清淨琉璃。無聚落城邑。江海山川。地獄餓鬼。共爲佛土。證此。宜其狀乎。克復憶癸巳年。猶得奉公誨于白下。嗣聞西馳之音。瑞應彰彰。愧余濁惡纏綿。未遑考載。狀據生前。屢屢見佛如是。往生之後。侍佛左右宜矣。巾馭乘所輯。有蓮華世界書法音。頻迦音等刻。更有如來香一書。表章世尊一代之時教。周秦迄宋明數千年。善知識之精神。帝王卿相闡揚道法之義味。粲然畢陳于中。以居士而證佛知見者。近世惟公而已。

士民往生

晉闕公則入廬山蓮社。得念佛三昧。沒後友人於洛陽白馬寺。夜中爲作忌祭。忽一時林木殿宇。皆成金色。空中有聲曰。我闕公則也。志求極樂。今已得生。言訖無所見。

宋周續之。雁門人。十二通五經五緯。號十經童子。養志閒居。公卿交辟皆不就。事廬山遠法師。預蓮社。文帝踐祚。召對辨析。帝大悅。或問身爲處士。時踐王庭可乎。答曰。心馳魏闕者。以江湖爲桎梏。情致兩亡者。市朝亦岩穴耳。時稱通隱先生。後居鍾山。專心念佛。

愈老愈篤一日向空云佛來迎我合掌而逝

宋孫良錢塘人隱居闕大藏尤得華嚴之旨依大智律師受苦薩戒日誦佛萬聲二十年不輟一日命家人請僧念佛以助往生僧集念佛方半餉望空合掌

云佛及菩薩已荷降臨退坐而化

應入後宋

梁庾銑新野人武帝召爲黃門侍郎不赴六時念佛

一夕見道人自稱願公呼銑爲上行先生授香而去

四年願公復至遂化去空中言上行先生已生安養

隋宋滿常州人計豈念佛積三十石開皇八年九月

彌陀觀音勢至化僧乞食滿曰弟子願生西方供師

深慰素心齋畢三僧向空而去滿卽坐化人見天華

異香從雲際西行不散

宋王闕四明人號無功叟凡禪林宗旨天台教門無

不洞達著淨土自信錄晚年專心念佛西向坐化異

香芬郁焚龕時獲舍利一百八粒

宋范儼仁和人絕心世務其子不能治家儼不之顧

但云我自是寄客耳日誦法華念阿彌陀佛專心不

懈忽見普賢菩薩乘六牙白象放金色光報儼云明

日卯時當行越一夕佛菩薩來迎就座合掌而逝

宋孫忠四明人早慕西方於郡城東築菴念佛後因

靜土晨鐘持驗十

病請僧百人繫念。忽仰空合掌。手結雙印。怡狀而化。
闔城聞天樂異香。漸向西沒。二子相繼念佛。亦坐化。
宋沈銓家錢塘。同妻施氏。專心淨土。平時諸善悉用。
回向。後及妻前後命終。皆感化佛持錫接引而去。
宋計公。四明桃源鉄工也。年七十。兩目喪明。里中咎
學諭。以擘窠圖印施。勸人念佛。計公初受一圖。念滿
三十六萬聲。念至四圖。兩目瞭狀。如是三載。念滿十
七圖。一日念佛。忽氣絕。半日復蘇。曰。佛令分六圖與
咎學諭。是勸導之首。分一圖與李二公。是俵圖之人。
囑其子往謝之。言訖沐浴西向而化。

宋金奩。會稽人。網魚爲業。忽猛省持戒精進。日課佛
號萬聲。久而弗替。後無疾。語家人云。阿彌陀佛。與二
菩薩俱來迎我。我歸淨土去也。焚香端坐而化。邑人
聞異。香天樂終日不散。
明劉通志。京都人。精懇念佛。年五十二。得疾。念益切。
鄰人李。白齋先卒。通氣絕。自旦至午。復甦。謂家人曰。
適見一舟。云往淨土。乘舟三十六人。白齋與焉。我亦
數內。但衣未新潔。又忘帶念珠。特艤舟相待。家人急
爲易衣珠。掛其項。須臾而逝。
明唐廷任。蘭溪人。號體如居士。孝友醇慤。出自天性。

少遊覺校有聲已而覺世無常傾心至道叅雲棲受念佛三昧遂力行之凡十三年如一日篤志西方萬曆癸卯仲冬六十壽旦忽謂諸子曰新春十一日吾歸矣數日前禮誦如平時至期盥漱整衣端坐手結印口稱佛名含笑而逝如入禪定

明楊嘉禕字邦華泰和人世家子也年十三持不殺戒蚤虱無所傷潛心淨土法門日誦彌陀經二十三肄業南雍俄疾作以萬曆乙巳仲冬十九日卒卒之先夢遊地獄見地藏大士於冥陽殿覺而放諸生命延僧誦經念佛謂人曰吾將逝矣青蓮花現吾前得

非淨土境乎遂晝夜念佛不輟命息燭曰汝輩假燭爲明吾不須燭常在光明中耳問何所見曰蓮開四色問見彌陀否曰見彌陀現千丈身問觀音曰身與彌陀等問勢至曰不見也言訖忽躍起拈香連聲語曰彌陀經功德不可說不可說吾已得上品矣寂狀而逝仲兄嘉祚傳其事而矢之曰予所誑語墮拔舌獄其亦見之真而言之切歟不信淨土者可思已

明郝熙載錢塘人法名廣定生平忠信不欺以德行稱於黌校晚歸佛持誦夙夜加虔萬曆辛亥春二月得疾每睡覺云吾夢於山中求見佛佛未見見百鳥

叢集如是累日至二十七子夜忽云有二童子來迎佛坐蓮花臺現吾前吾往矣吉祥而逝明戈以安法名廣泰錢塘人性至孝素積善行而深自韜晦不求人知晚歲精誠奉佛與靈芝僧玄素結春秋二社念佛誦華嚴五經忽謂人曰吾大限將至當爲西歸資糧遂自室課誦昕夕不輟預定歸期於臘月二十一日前二夕母子環視悲哽居士笑曰生必有滅奚悲爲吾方凝神淨域而覲彌陀若等慎勿以情愛亂我正念諄諄惟囑助念無間雜語至期寂狀而逝

明孫叔子法名大珩自幼敏而好學年十二隨父鏡吾公奉四十八願彌陀像入雲棲因受五戒歸斷葷血矢志念佛誓取金臺勤苦不惜身命俄見兩比丘持蓮花以一心淨土印可復見化人誦金剛經一晝夜乃矍狀起坐曰彌陀觀音皆來迎我結金剛拳印大呼阿彌陀佛數聲泊狀而寂時萬曆辛亥仲冬十一日有淨土十二時歌傳世詳具吳太史西生傳中

唐尼淨真居長安積善寺衲衣乞食誦金剛經十萬遍篤志念佛語弟子曰五月內十度見佛兩度見寶蓮花上童子遊戲吾已得上品生言訖跏趺而化祥光滿菴

唐尼僧往生

隋尼大明志尚清修誓生淨土每入室禮念先着淨衣口含沉香文帝后甚重之將終之日衆忽聞沉香滿室俄而光明如雲隱隱向西沒焉

唐尼淨真居長安積善寺衲衣乞食誦金剛經十萬遍篤志念佛語弟子曰五月內十度見佛兩度見寶蓮花上童子遊戲吾已得上品生言訖跏趺而化祥光滿菴

唐尼悟性居廬山遇照閣黎教以發願念佛六時精進一心不亂大曆六年忽染疾聞空中音樂西來謂

淨土真經持驗十

七

左右曰我神遊極樂已得中品上生見同志誠心念佛者皆有蓮華待之汝等應各努力言訖而逝面現黃金色時年二十四

宋尼能奉錢塘人專修淨業嘗夢佛光照身及聞空中善言開慰告其徒曰吾往生時至少頃聞奉念佛聲甚厲奔往視之則合掌面西坐逝矣異香滿室樂

音西邁

宋尼法藏居金陵戒德甚嚴勤苦念佛每歲四孟月朔集同志諷經持咒大家善信翕然從化示寂之夜見佛菩薩金像現其室中光明照寺端坐脫去

婦女往生

隋文帝后獨孤氏雖處王宮深厭女質常念阿彌陀佛以八月甲子命終時永安宮北種種音樂自朕震响異香滿室從空而至帝問闍提斯那是何祥瑞對曰淨土有佛號阿彌陀皇后業高超登彼國故現斯瑞耳

宋葛濟之句容人稚川後也世事仙學妻紀氏獨精誠念佛元嘉十三年方在機杼忽覺空中透亮因投杼仰瞻見西方有佛現身寶蓋幢幡了了雲漢喜曰經言無量壽佛其卽此耶面佛作禮濟之驚異就之

紀氏指示佛所濟之亦見半身俄而隱沒祥雲五彩隣里咸覩焉自是多歸佛法矣唐姚婆因范行婆者勸令念佛後臨終見佛菩薩來迎告佛言未與范行婆別請佛暫住空中范至姚婆立化。

唐溫靜文妻并州人久病臥床靜文勸令念佛一年忽覩淨土告其夫云我已見佛後月當去囑父母云今得隨佛往生願專心念佛他日西方相見耳言訖而逝。

宋鄭氏錢塘人日課觀音經念佛不輟後病中索浴

畢西向坐問家人云聞磬聲乎淨土諸聖已至觀音手執金臺如來接我登座遂奄狀而化。

宋荆王夫人王氏專修淨業曉夕勤至給侍之人無不則效惟一妾懈慢夫人責之遂悔悟精進忽無疾而逝致夢他妾云蒙夫人誨已生安養夫人未信也俄而亦夢與妾同遊寶池見一花天衣飄揚題曰楊傑一華朝服而坐題曰馬珂復見金臺光明晃耀妾指曰此夫人生處也既覺彌加策進年八十一慶誕之晨秉燭然香望觀音閣而立左右方具儀獻壽已立化矣荆王哲宗叔也。

宋廣平郡夫人馮氏名法信。贈少師許珣之女。適承宣使陳思恭。少多病。醫不能療。叅慈受深禪師教。以齋戒念佛諦信力行。十年不怠。病尋愈。忽厭世。人怪之。曰。清淨界中失念至此。支那緣盡。行卽西歸。何怪之有。臨終氣絕復甦。謂家人曰。吾歸淨土。見佛境界。與華嚴十六觀經所說不異。已而長逝。三日後舉屍如生。異香芬馥。

宋宜人陸氏錢塘人。朝請王璵妻也。嘗誦法華篤意淨土。禮懺一會念佛萬聲。凡三十年。因微疾。忽聞天鼓自鳴。人方驚異。卽面西端坐。雙手結印而逝。

宋樓氏慧靜。適寺簿周元卿。嘗披玩傳燈發明見地。尤以淨業爲真修。念佛不輟。晚年被疾。忽見蓮臺紫色。化佛無數。異香滿室。語家人亟令念佛。頃刻而化。宋秦氏淨堅。家松江。厭惡女身。與夫各處精持齋戒。閱華嚴法華光明般若經。無虛日晨昏修彌陀懺禮佛千拜。久之有光明入室。面西安坐而終。

宋吉安王氏女。日誦彌陀經觀音普門品念佛求度母死旣殮。流血淋瀝。女誓云。若我孝心感佛。願母穢氣不作言訖。血止。後父聚繼室。與之同修淨土。女臨終。請僧說淨土觀法。更衣吉祥而臥。攬大悲所執幡。

寂狀化去。

元鄭氏淨安錢塘人。念佛日無虛度。得疾。聞空中聲曰。汝行有期。毋得自怠。又見佛身金色。卽奮起面西端坐。召其出家子義修。諷彌陀經。條狀而化。其女夢母報曰。吾已得生淨土。可聞諸修師云。

元陶氏十六娘。常熟徐村人。年二十六。寡居。無子。願生淨土。恒持念彌陀觀世音經。忽夢白衣人。掌蓮花一朶。與食之。覺後心神頗異。嗣裝一小閣。西向。誦經念佛。甫三年。見佛現光明經函。上有火團如彈子。氏恐燒經。急以手撲。乃得舍利一顆。臥終時。化佛來迎。

別衆而去。

明于媼。昌平州邵村民于貴之母。久積念佛。一日浣衣甚潔。謂其子曰。予將生淨土。子未信。至期取几置庭心。坐几上脫去。異香天樂。比鄰皆聞。

明方氏。諸生吳應道室。三十而寡。守志皈佛。專修淨土。一老媼亦齋戒。相隨逐二十年。萬曆乙酉。時年五十矣。小疾呼老媼相對念佛。不輟。無一語及他務。卒前一日。沐浴更衣。然香禮佛。還坐一榻而逝。子用先第進士。質直不妄語。狀其事乞傳銘云。

明薛氏。武塘世族女。生時母夢長庚入懷。後歸周生。

子五人而寡。秉節自誓。供觀音大士香煙。結蓮花人異之。專心淨業。好施不倦。念佛十五年。如一日。萬曆丁亥五月。得疾。醫進乳粥。確乎不許。遂絕粒。屏藥石。至九月六日。延僧禮懺。且曰。四日足吾事畢矣。乃西向對彌陀像。晝夜繫念。囑諸子翊贊。禁諸婦女毋入。遺命具龕。去棺槨。無焚錢帛。無祭煞神。時值重九。恰第四日。次早。索水灌手。誦甘露真言。着所淨衣。戴誌公帽。長跪。佛前念然香讚。佛偈。輪珠念佛一百八遍。逮午。趺坐結印而化。神氣熙然。時衆俱聞蓮香滿室。諸子奉命入龕。觀者數千人。歡喜頂禮。

明劉道隆母李氏。年四十長齋。念佛不解誦經。修葺靜室一間。供奉佛菩薩像。朝夕焚香稱禮。每遇誕日。誠子婦。母設慶席。惟禮懺一日。或三日。如此者二十五年。將終前一歲。用督紡所餘。延僧禮懺。七晝夜。夢大士持素珠一串示之。曰。以此授汝。珠數乃往生期也。夢中數之。五十三顆。不解其義。至庚子五月十三日。忽告家人曰。吾今日行矣。可舉家大聲念佛。助我西行。子婦輩皆坐榻前念佛。面西端坐而逝。

明張母陶氏。爲長水守約繼室。居士奉佛。氏化之日。課誦無間。居士出禮普陀。母謂二子曰。吾平日叅是

心作佛。是心是佛。二語。今始悟。初四日。吾行矣。及期。端坐而逝。次日。居士歸。成殮。俄棺上出。青蓮花五朵。居士大駭異。自愧。不知其道行如此。遠近見聞。無不嘆慕。

明中官孫名之母。一生齋戒念佛。年老微恙。自知時至。告其子欲坐脫。子哀泣止之。不得。乃爲作龕。至期。入龕安坐化去。

明陸母徐氏。嘉定人。孀居。刻志淨業。夫昔有千金出貸。焚券不取。奩飾罄以施人。恒于佛所禮誦不輟。如是十載。一夕忽呼侍人曰。看東方光發否。我往生時。

至矣。汝輩可助我。高聲念佛。合掌而逝。

明金陵定淮門楊遜。一豫章人。妻呼遜一娘。三十生子後。卽與夫別居。聽其置妾。自日長齋念佛。至己丑十五年矣。八月忽生發背。痛楚入骨。見一惡鬼以刀割其背肉。有大力神驅之去。苦若脫。旋謂夫曰。吾將行矣。有童子四人相迎。可以清茶供之。夫疑是病中讖語。問將何往。答曰。往西方。合掌念佛遂逝。

明江寧十廟西門湯道人公甫母。八十一歲。向來長齋念佛。每晨夕萬聲爲課。庚寅元旦。公甫請融悟觀。如兩戒師。虔修大彌陀懺。以初四日五鼓進壇。有唐

道人者在壇外打報鐘。平明時忽見白鶴數十旋繞屋上。壇內緇素悉見蓮華生佛座下。內外金光覆空。山河大地了無隔礙。如斯境界有長香一枝至行道畢下壇方散。此皆湯母虔修淨土之現證也。其往生上品必狀矣。唐宜之目擊載已求書。

附惡人往生

唐張善和殺牛爲業。臨終見羣牛作人語索命。於是大怖。喚其妻云。速延僧爲我懺悔。僧至諭之曰。觀經中說。臨終惡相現者。至心念佛。卽得往生。和云。地獄至急。不暇取香燭矣。卽以右手擎火。左手拈香。面西專切稱佛。不息踰日。安臥而逝。

唐雄俊寓成都。膽勇過人。不守戒律。嘗罷道從戎。尋復爲僧。因聞經言。一稱佛名。滅八十億劫生死重罪。乃大喜曰。賴有此耳。自此過未盡改。而念佛不輟。大曆丁未二月。暴亡。經宿忽甦。言至冥司。主者判入地

獄俊厲聲告曰。某入地獄無詞。但諸佛菩薩。未免妄語。觀經云。下品下生者。造五逆罪。臨終十念。尚得往生。俊雖有罪。未作五逆。况改悔念佛無數乎。言訖得回生。後入山齋戒。念佛越四年。辛亥三月。僧俗咸聚告曰。吾時至矣。爾輩還城。見吾親知。乞爲語俊。以念佛得生淨土。毋視爲地獄漏網人也。語笑之間。端坐而化。

宋仲明居山陰報恩寺。素行踰檢。因感疾。謂同學道寧曰。我今心識散亂。何藥可治。寧教以隨息念佛。明如所教。至七日。力已困憊。寧又令想目前佛像。久之。

忽見二菩薩。次復見佛。瞑目而逝。

宋吳瓊。臨安人。先爲僧。退道返俗。前後兩娶。生二子。屠沽之事。靡所不爲。常庖廚殺雞鴨等。則持而唱云。阿彌陀佛子。好脫此身去。連稱佛號。乃施刀。每切肉。念佛不輟。後目上生瘤如雞卵。遂大憂怖。搆草菴。分散其妻子。念佛禮懺。晝夜如不及。紹興二十三年。告人云。瓊來日戌時去也。人皆笑之。次晚以布衫換酒飲畢。書頌云。似酒皆空。問甚禪宗。今日珍重。明月清風。端坐合掌念佛化去。

宋陳企龍舒人。嘗殺人。後見鬼。現企大怖。急念阿彌。

陀佛。鬼不得近。因念佛不已。鬼遂不現。臨終坐化。
元至正十五年冬。張士誠攻湖州。江浙丞相與戰。獲
四十人。囚檻送官。夜宿西湖烏窠寺。適大猷謀禪師
徐步廊下。囚者見師神觀閒雅。持誦不輟。因告曰。長
老救我師曰。我不能救。但至誠念南無救苦救難阿
彌陀佛。却救得爾曹也。中有三人信受。其語念不絕
口。天曉發囚。易枷鎖。偶至三人。刑具不足。惟繫以繩。
既而審鞫。乃良民被虜者。遂得釋。按念佛法門人。知
爲亡歿之歸宿。而不知生存之利益。是故聞持咒得
靈通。卽改而持咒。聞講演得聰辯。卽改而講演。聞營

造得福報。聞齋會得人緣。乃至聞攝養得長壽。種種
變易。曾無執持。安在其一心不亂。而望淨業之有成。
耶。據實而論。求生淨土。本爲成佛度生。旣非圖身後
之樂。復何計身前之利與否哉。

附物類往生

唐貞元中。河東裴氏畜鸚鵡。常念佛。過午不食。臨終
十念氣絕。火化之。得舍利十餘粒。炯然耀目。僧慧觀
者。用陶甕建塔以旌其異。成都尹韋臯爲之記。有了
空相於無念。留真骨於已斃。句云。
宋黃巖正等寺觀公畜鵲鵲能言。常念佛不輟。一日

立化穴土葬之。俄而舌端出紫蓮花一朵。靈芝律師嘗爲之讚。有立亡籠閉。渾閒事。化紫蓮花也太奇句。昔潭州僧有養鵪鶉者。土呼八八兒。常念佛。旣斃。以棺葬之。忽生蓮花一朵。自其口出。有頌之者云。有一靈禽。八八兒解。隨僧口念彌陀。死埋平地。蓮花發。人不回心爭奈何。謹按世尊誓願云。衆生念我名號者。必生我國。凡言衆生。上自天人。下至昆蟲。皆是。以此叅之。則此鵪鶉必生西方世界。與頻伽等倡和法音矣。可以人而不如鳥乎。事載潭州志。至今以八八名其城門云。

板野嘉興府楞嚴

明崇禎間。吳雪崖公爲福州司理。生平虔奉如來。每往開元寺。禮佛諷經。素聞省僧多茹葷。而本寺尤有蓄牲宰食者。公爲請督撫嚴示立石。以禁止之。頑風未能盡革。一日公在禪堂念佛。一雞聞之。亦念佛。公詰僧曰。汝輩云。寺中久不蓄牲矣。如何有雞索得之。公念佛。雞仍念佛。乃痛責僧曰。今觀畜生尚有佛性。汝輩難染破戒。不若畜生多矣。墮落何疑。僧涕泣懺悔曰。僧等從此發大誓願。誠實齋戒矣。通省聞風。知儆者沙門爲之一變。云。公養此雞于署中。恒念佛。不輟。後轉官。携至丹陽。送入海會菴中。以其爲接衆所。

使遠近生信也。雖至菴日。卽念佛立化。公爲樹塔誌焉。出唐宜之中馭乘。

明江西鄒子尹祖爲廣東兵憲。有叅將自知三世。因過一山。諭軍士曰。我夙世曾於此山爲蛇。今欲進山視舊屬。汝輩勿驚怖也。入見洞中。蛇無數。叅將作蛇語謂之曰。我昔與爾並生于此。只因我能念佛一聲。卽得生人中。今爲大將。爾等何不念佛求脫此苦耶。蛇俯首作受教狀。叅將凱旋日。復入洞察之。則萬蛇皆死。應以念佛化去矣。鄒公聞而異之。述其事以傳。

子
五
十